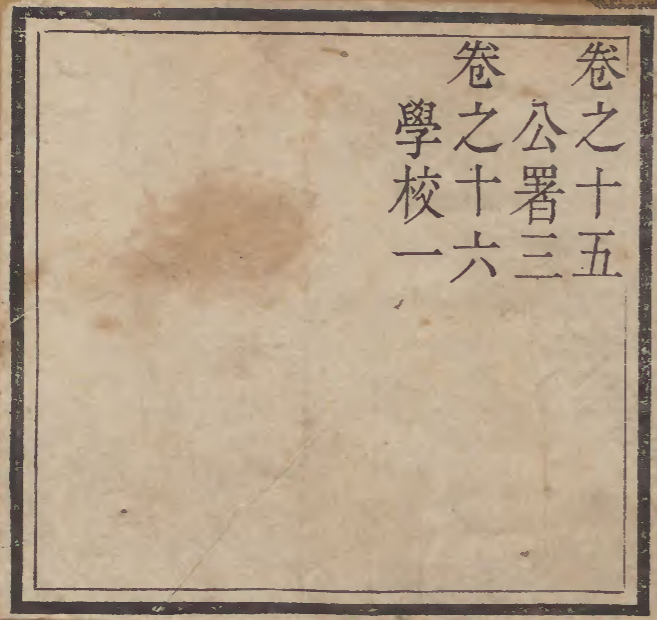


蘇州府志

卷之十五
卷之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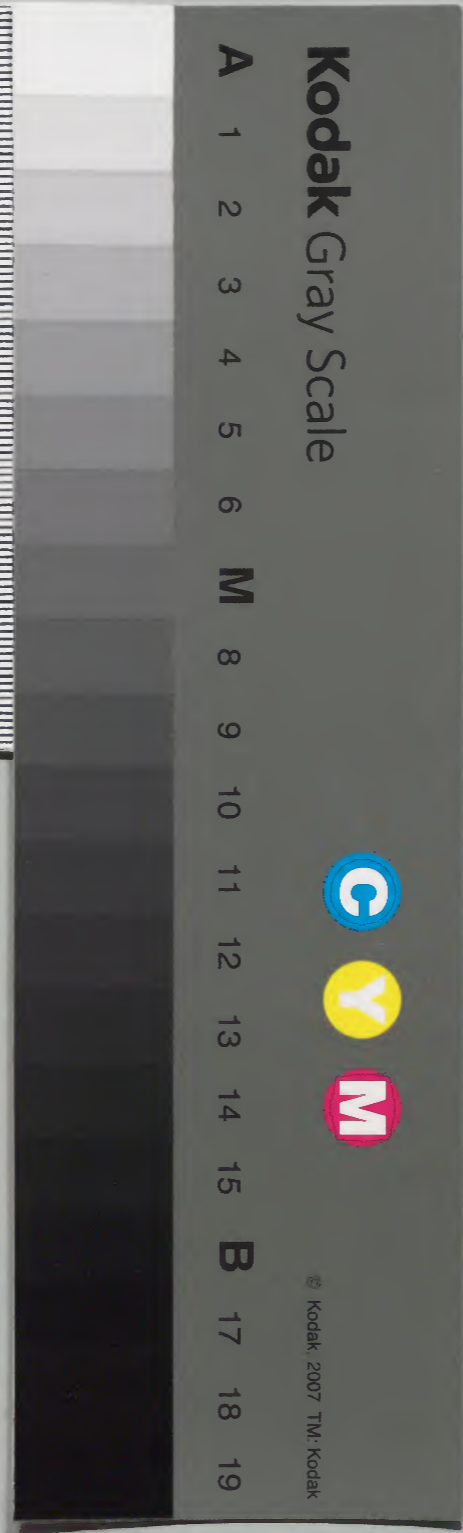
卷之十五
公署三
卷之十六
學校一



					漢書門
		九	一〇	八	
		三	四	三	
三	二	一	四	三	
冊	架	函	號	類	

七

庫文閣內		內閣文庫	
九	〇	番號	漢 9083
二	八	冊數	32 (7)
六	三	函號	292 13
架	冊	號	



蘇州府志卷第十五

公署三

倉廩附

淺草文庫

蘇州府志

蘇州府志

吳縣和豐倉在胥門內百花洲東周圍一百五十畝廩屋三十

六連共四百三十二間明宣德閒巡撫工部侍郎周忱建弘

治十六年廳事及廩屋三連火知縣孫磐重建嘉靖萬歷閒

迭有修葺

本朝順治十八年知縣張敘增建官廩十間為官收兌之所

鑿重修和豐倉記近世為政者率重改作雖然政有隳壞將坐視其墜乎有垢弊將坐視其焚乎固有所不能也不能則將起其墜理其焚改其舊而新是圖圖之道有二一日因天二日因人因天莫善乎循其迹因人莫善乎順其心今天下

蘇州府志

卷十五 公署三

賦財大半出於東南蘇郡居十之七八吳為縣居郡之二三焉其歲貢京師者為石至八萬四百留縣者一萬六百轉輸淮揚鳳及兌軍者又三萬九千三百夏稅三千四百有奇又有所謂加耗者不在是數而皆於和豐焉是儲倉創於正統己巳巡撫周文襄公之為也迄今蓋五十六年矣弘治壬戌遼陽孫侯伯堅來知縣事政治敷宣奸宄屏息侯憫吳民之憊也顧未嘗有所興作及茲二月和豐之月字厥災民未遽怪也三月張字厥又災五月視事之堂又災人情大駭侯獨晏然曰吾知之天其欲吾之重新焉耳乃命撤朽扶傾鳩工庀材二厥重新堂寢具完匪後匪陋經始於五月日至于十月日僇功焉非所謂因天而循其迹者乎問材焉取不戒是懲問工焉出不毛是罰非所謂因人而順其心者乎因天之迹則民不怨因民之心則役不勞孫侯可謂善為政也於是吳民相率求予記其成以章侯之美蓋是堂之作有三民財之斂也於斯其散也於斯其訟之聽也於斯斂之貴平無徒取其盈也散之貴周無徒取其膏也聽之貴公且明無徒取其速也是政之大者也吾故為記諸壁以規於來者

常平倉即濟農倉舊址明崇禎九年巡撫都御史張國維建

本朝康熙十一年知縣吳存仁修後圯廢五十六年布政使楊

朝麟重建共厥屋九十四間

社倉六一在楓橋鎮厥二十九間一在蠡墅厥六間一在木

瀆厥八間一在光福厥八間一在橫涇厥九間一在洞庭

東山厥十一間初雍正開各縣奉行社倉之法勸捐米穀

設社長董其事乾隆五年巡撫徐士林復飭各屬力行積

米漸多七年至十一年陸續分建倉厥貯之

長洲縣舊有青邱席墟荻溪蘇巷濟農五倉在婁門內東城下

明宣德閒巡撫侍郎周忱移東西南北四倉

東倉在葑門外王墓村西倉在

閶門外九都南倉在葑門外二十總設於此名東倉青邱厥

五都北倉在婁門外二十四都

四連四十八間席墟厰四連五十四間荻溪厰四連四十八
 間蘇巷厰五連六十間濟農厰四連五十四間又泔溪倉在
 閭門內名西倉以本縣各都在西境者特設此倉以便收納
 厰五連七十九間濟農歲貯官鈔平糶及勸借儲備以待賑
 恤者後更名預備收貯與諸倉等而忱之法廢矣嘉靖初東
 西倉圯十五年知縣賀府增廣修葺

本朝初仍設濟農倉於預備倉中厰二連十二間餘悉如舊制
 雍正三年析青邱席墟蘇巷三倉屬元和縣止存預備荻溪
 泔溪三倉乾隆十年知縣馮景曾請於巡撫侍郎陳大受以
 西倉地鬻於民而移併於東倉內預備倉基名曰寶成又以

荻溪倉與元和之席墟倉互換改建預備荻溪倉於席墟倉

基名曰萬慶自是西境之漕畢萃於東焉

明王直濟農倉記
君子之為政也既

有以養其民矣則必思建長久之利使得其養於無窮蓋仁
 之所施不可以有間也蘇州濟農倉所謂建長久之利而思
 養其民於無窮者也蘇之田賦視天下諸郡為最重而松江
 常州次焉然豈獨地之腴哉要皆以農力致之其賦既重而
 又困於有力之豪於是農始弊矣蓋其用力勞而家則貧耕
 耘之際非有養不能也故必舉債於富家而倍納其息幸而
 有收私債先迫取足而後及官租農之得食者蓋鮮則又假
 貸以為生卒至於傾產業鬻男女由是往往棄耒耜游手為
 未作田利減租賦虧矣宣德五年太守況侯始至問民疾苦
 而深以為憂會行在工部侍郎周公奉命巡撫至蘇州况侯
 白其事公惻然思有以濟之而公廩無厚儲志弗克就七年
 秋蘇及松江常州皆稔周公方謀預備適朝廷命下許以官
 鈔平糶及勸借儲備以待賑恤乃與况侯及松江太守趙侯
 豫常州太守莫侯愚協謀而力行之蘇州得米二十九萬石
 分貯於六縣名其倉曰濟農倉蓋曰農者天下之本是倉專
 為賑農設也明年江南夏旱米價翔貴有詔令賑恤而蘇州

飢民四十餘萬戶凡一百三十餘萬口盡發所儲不足贍田里多餒殍者周公復思廣為之備先是各府秋糧當輸者糧長里胥皆厚取於民而不卽輸之官逋負者累歲公欲盡革其弊以惠民是年立法於水次置場擇人總收而發運焉細民竟自送場不入里胥之手視舊所內減三分之一而三府當運糧一百萬石貯南京倉以為北京軍職月俸計其耗費每用六斗致一石公曰彼能於南京受俸獨不可於此受乎若請於此給之既免勞民且省耗費米六十萬石以入濟農倉民無患矣衆皆難之而況侯以為善力贊其決請於朝從之而蘇州省米四十餘萬石益以各場積貯之贏及前所儲凡六十九萬石有奇公曰是不獨濟農飢凡糧之遠運有所失及負欠者亦於此取借陪納秋成止如數還官若民夫修圩岸濬河道有乏食者皆計口給之如是則免舉債以利兼并之家農民無失所者田畝治賦稅足矣是冬朝京師以其事咨戶部具以聞上然其計於是下蘇州充廣六縣之倉以貯焉擇縣官之廉公有威與民之賢者掌其賬籍司其出納每以春夏之交散之先下戶次中戶斂則必于冬而足凡其條約皆公所定畫俾之遵守又令各倉皆置城隍神祠以警其人之或怠惰而萌盜心者宣德九年江南又大旱蘇州大發濟農之米以賑貸而民不知飢皆大喜相率而詣况侯請曰

朝廷矜念我民輟左右大臣以撫我思凡所以安養之術蓋用心至矣而又得我公協比以成之往者歲豐民猶有窘於衣食迫於債負不能保其妻子者今遇凶歉乃得安生業完骨肉此天子之仁巡撫大臣之惠我公贊相之力也今濟農倉誠善矣然巡撫大臣有時而還朝我公亦有時而去良法美意思其久而壞也則民何賴焉願刻石以示後人俾善繼之永勿壞况侯然之屬前史官郡人張洪疏其始末因醫官盛文剛來北京以書請予記予觀成周之制縣都皆有委積以備凶年隋唐社倉蓋本諸此我太祖高皇帝嘗出楮幣屬天下耆老俾積穀以濟民亦成周聖人之意也歷歲浸久其弊滋甚至於無所質究有司亦不之問而豪右兼并之家蓋無處無之則天下之民受其弊也多矣豈獨蘇州哉今蘇人得吾周公以沈毅宏達之姿推行天子卹民之仁况侯以開敏勤慎佐之收其枉費以施實惠而民免於餓殍之患豈非幸哉後之君子因其舊而維持之使上之仁被於無窮而是邦永有賴焉則豈特其民之幸乃二君子之欲也故為之記使刻置六縣之倉以告來者若其為屋若干楹所儲米若干石典守者之名氏與其條約之詳則列諸碑陰而諸縣皆載焉使互有考也獨崇明縣在海中未及建置遇歉歲則於長洲縣倉發米一萬石往賑焉其為惠亦徧矣

常平倉在縣治內東倉十八間西倉二十三間

社倉四一在楓橋鎮廩十三間一在澣墅廩十二間一在陸

墓鎮廩八間一在蠡口鎮廩八間

元和縣青邱席墟蘇巷三倉雍正四年卽長洲縣東倉分置乾隆十年長洲知縣馮景曾以荻溪倉與席墟互換知縣張曰謨改建蘇巷倉於荻溪倉基名曰豫順又以青邱倉地鬻於民改建青邱席墟倉於蘇巷倉基名曰豐樂

常平倉在

萬壽宮後廩三十二間雍正四年建

社倉七一在婁門外廩十五間一在角直鎮廩十四間一在

尹山南廩十二間一在斜塘廩六間一在唯亭延福寺傍

廩八間一在周莊鎮南廩七間一在章練塘廩十一間

平原義倉在貞三畝小流真巷乾隆六年郡人前保寧知府

陸錦建做社倉法以貸佃農巡撫徐士林記

崑山縣玉峯倉在朝陽門內卽濟農倉舊址明初有黃涇至和金潼等倉宣德間巡撫侍郎周忱移建麗澤門外總名玉峯倉廩共六百五間弘治中知縣張鼐增建三十間同知李復貞續建五十間嘉靖三十三年毀於兵火知縣祝乾壽移建今所四十三年火知縣彭富重建廩三百二十一間

本朝因之

常平倉在城中察院舊址

本朝雍正八年知縣朱紘建廩五十間

社倉三一在朝陽門外一在千墩一在葦葭浜共廩五十四間

新陽縣水次倉在麗澤門內卽明巡撫侍郎周忱所建玉峯倉舊址嘉靖間移倉入城其地爲演武場

本朝順治初仍於東南並河處設更名水次倉廩十五間雍正三年析屬新陽縣

常平倉在薦巖寺西

本朝雍正八年知縣朱奎揚卽水利分司故址建廩五十間

社倉四一在大西門外一在真義鎮一在南星瀆一在斜堰廩各十二間

常熟縣總收倉曰南倉在阜成門內舊在翼京門外明正統四年巡撫侍郎周忱建嘉靖中毀於兵火三十九年知縣黃嘉賓移建今所基廣三十畝有奇廩二百四十間名廣積

本朝因之

濟農倉在縣治北先是明洪武二十三年建預備四倉於東西南北四鄉久而弊生糧多不入宣德七年巡撫侍郎周忱卽宋順民倉廢址建廩百四十間名曰濟農卽今所也成化中廢弘治八年巡撫都御史朱瑄重建廩百二十間

本朝雍正三年析置昭文縣割存其右之半

明張洪濟農倉記理財正辭孔聖之

心見於易預防患難周公之志形於詩道雖極隆時雖極治亦必以財為養民之本理財之道備然後防患之慮周故堯湯之世水旱不能為凶荒也欽惟太祖高皇帝臨御萬方修復古聖王之道樂歲粒米狼戾則斂而藏諸民間凶歲民食不足則發以賑之行之既久下民弗虞名存實廢聖天子萬幾之暇惕然念之乃於宣德五年分命六卿巡撫天下郡縣爰是工部右侍郎廬陵周公來旬來宣以惠南國歷巡江南諸郡惟蘇松常之賦比他郡相為倍蓰壤地不過二千里而京師百萬之眾待之以供物產人力宜其竭矣當春夏之交農民之力畎畝而饘粥不繼未免出加倍之息資之富人富人與之若投餌穀始登場則勾取其子本以僅存之餘供倍蓰之賦不足又舉而償之是以常賦未充甌釜已無烟矣公深悼之達旦不寐思所以援之之策七年秋會詔旨以庫藏之儲平糶及勸富人粟以待凶荒公與蘇州府太守況公同心同力以全活窮民為己任出庫儲糶米三萬石勸借富人九萬石擲節漕運浮費五萬石搜剔豪右侵占絕戶田租一十二萬石通二十九萬石分貯六縣每縣置倉六十間常熟貯米五萬餘石增置倉四十間共百間總曰濟農倉蓋以

農為天下本蘇松之農又為京邑之本知所在哉明年夏江南大旱民無食輟耕待斃公發濟農米賑之困瘁者生氣出死力以挽桔槔轉川澤之流代為霖雨枯槁者潤澤焦卷者始芘芘矣適遇海舶自諸蕃回供費浩繁庫藏赤立公私洵洵懼弗克供公以濟農米廩食之民不知費邊海軍士乏食公從容指畫餽餉相繼軍民蘇息宜少安矣公方竭心勞思以營來歲之計稽考民間所入之賦去其浮費三分之一民受實惠銘刻心骨既而常賦充足又收羨餘得精糧三十二萬蓋取豪右侵漁之資非加賦也又增置六縣倉獨常熟居三分之一益倉廩四十間通一百四十間廉隅整飭如矢之直結構完固如竹之密風雨鳥鼠之害遠不相及工不告勞民不知費何其敏哉以公知人善任使命常熟縣主簿郭南專理賦稅南亦感公知已盡心力而為之防慮周密纖悉無遺滌場之月賦已告完自洪武初至今未之有也倉廩既成糧米充積居人過客瞻望者嘖嘖載路既而曰家有成法尚欲傳之子孫上有嘉謨可不貽之於後於是官吏耆民糧長里胥僉曰天子恩詔公敷布之窮民之生公全活之無所論載實為闕典乃相率造於舊史氏之廬請紀其實予按太公立九府圜法所以權輕重之宜使農末相資無甚貴甚賤之貨而常平義倉實託始於此得聖人理財之遺意今以濟農

為名則所重在農農重則本固本固則百度舉常平義倉之制亦行乎其中矣且使農民知其為我而設雖有旱乾水溢有恃而不恐誰敢放逸其心志或有侮予者乎有一事而兼衆美者此之謂也詩云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君子之所行小人視以為法信斯言也則斯倉之建其引而不替哉李傑重建濟農倉記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故孔子論為政而先於足食孟子論王道而先於養民是誠有民社之責者所當先務而不可緩者也何者歲之豐歉無恒所恃者吾之儲蓄有恒古者一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三年耕必有九年之食而縣都之委積則有遺人掌之以待凶荒此所以雖遇水旱而民無菜色也今府州縣濟農倉蓋深得古人之遺意然其興廢則存乎有司之良否焉耳常熟縣濟農倉舊在城之東北隅為楹百有四十乃宣德間巡撫工部侍郎周文襄公所創建者也方是時積餘糧至二十萬石每歲以春夏之交散之先下戶次中戶秋成之後止如數輸官自是民免假貸於富室以出加倍之息田資之以治賦由之不逋公私利賴後有司漫不加意倉漸傾圯至成化初年而遺址鞠為草莽有力者佃為己業鄰近者侵為私舍餘糧無所儲貯則寄於東南二倉一耗於侵欺再耗於浥腐而儲蓄蕩然矣先是巡撫邵御史侶公嘗命工繪湖州府濟農倉規制授邑令俾圖修

復未幾公遷少司徒還京事未克就弘治乙卯巡撫都御史四明朱公旬宣至縣詢及民隱首以是倉為生民休戚所繫命蘇郡節推麻城萬君分治常熟責以設法營建既而有貳守之擢君荷朝廷異恩又感巡撫公知已盡力而為之且知庫藏虛竭民力疲困乃籍遠年侵逋糧料收禁於獄者得三百餘名召人保領限者鬻產以償五日一輸銀於官至貯於縣庫出納則君自掌之凡瓦甍木石之價工匠夫役之直皆於是乎取給適郡主洛陽史侯以公務至縣相與謀度區畫務為經久之計君往來督工不憚勤且擇義官數人分董之百需無缺衆力競勸不兩月而公廨五間倉舍六十間已並修建懼風雨之霍凌也四壁皆累之以磚慮潤濕之蒸薄也離地而布之以板君又以嗣是而後餘糧充羨不足以容方鳩工度材復圖增廣至百二十間他若周圍之垣墉左右之橋梁道路靡不修築完固官不知費民不知勞而責用當成人心胥悅於是縣之耆老糧長里胥僉為巡撫公恤民之深郡侯謀畫之審貳守君綜理之密創立之敏均不可無紀述以示永遠乃奉重慶太守致仕沈觀瀾之狀屬筆於予竊惟我朝洪武中縣設預備四倉以俟賑濟皇祖養民之至仁良法萬世所當遵守者也四倉廢而濟農之倉立實前賢所以奉宣上德而惠此下民若之何又廢而不復乎況列聖軫

念黎元一遇歉歲輒下賑恤之詔有司以儲蓄之乏也束手無策坐視民之流離困苦而莫之揀食天祿治天民者固當如是邪是倉之成後之為政者嗣而守之以時而修葺之則常熟之民庶乎永永有賴哉為記之俾刻諸石

常平倉二一在白糧倉前廩三十六間一在西施渡廩三十四間

社倉五一在城內一在唐市一在吳塔一在田莊一在福山共廩二十七間

昭文縣總收倉曰東倉在北水門內舊在迎春門外明嘉靖三十九年知縣黃嘉賓移建今所廩三百六十間名曰永豐本朝雍正三年析屬昭文縣

濟農倉雍正三年即常熟縣濟農倉之左半分置

常平倉二一在豐倉橋廩三十一間一在東倉後廩三十九間

社倉五一在城內一在梅李鎮一在張家市一在何家市一在董浜新市共廩二十四間

吳江縣總收倉在北門外三里橋西舊名外倉場基廣百畝有奇明正統十三年巡撫侍郎周忱移預備東西南北四倉及同里倉併建初用篾囤貯米成化十六年知縣馮衡始建廩四十六連共三百六十八間嘉靖三十四年毀於兵火四十二年知縣吳一本重建廩四十三連通五百十六間

本朝雍正四年析置震澤縣割存其東之半

常平倉在北門內軫角圩雍正八年知縣陳兆翽建廩四十
四間

例穀倉在北寺傍廩二十間

社倉五一在城北門外西角圩廩十八間一在平望廩十一
間一在盛澤廩十三間一在同里廩十二間一在蘆墟廩

五間

震澤縣總收倉雍正四年卽吳江縣總收倉之西半分置

常平倉在北門內軫角圩雍正九年知縣鄧圭建廩五十間

例穀倉在下塘內官長圩乾隆四年知縣劉士觀建廩二十

間

社倉三一在城內一在平望一在震澤鎮廩各十二間

附廢倉

吳長洲二縣

吳兩倉春申君所造西倉名曰均輸東倉周一里八步見越絕
書

宋永昌北倉在子城西北六里五十步西倉在子城西一百八

十步

王志疑
卽府倉

見祥符圖經

南倉在子城西北倉在闔門側

府倉在飲馬橋西唐龍興寺故基內歸仁倉報功倉淳熙元

年韓彥古建常平倉義倉淳熙十三年提舉羅點奏建

戶部百萬倉在閶門內西倉開禧三年建東倉嘉熙末建
平糴倉在營橋東淳祐五年魏峻以北城廢營改建

寶祐百萬倉在至德廟後寶祐五年趙與憲奏建

本府糴納倉在府治西景定五年趙與訔建有亭在其前

元常平倉在顧亭橋

西成倉泰和倉卽宋百萬西倉大德三年分爲二

大盈倉寶成倉卽宋寶祐倉大德三年分爲二

大德倉和豐倉卽宋百萬東倉大德四年分爲二

香糯倉在西成倉後義倉在東城下

明永豐倉

一名老軍倉

在閶門內崇真宮西卽元舊址四面皆水天

順八年知府邢宥重建崇禎末廢

本朝改爲錢厰

明陳鑑記永豐之爲倉莫於閶闔門內以侍長洲吳吳江崑山常熟五縣歲入之賦而凡文武

之士官於茲與夫介胄胥史之徒之在官者咸仰給焉倉址
既隘浸弗能容屋久滋弊其何能待前郡守林侯一鷲嘗欲
闢而新之遽以憲節洩江右乃止貳守王君仲顯盧君廷敬
與二三寮友合辭請於上詔下巡撫劉都憲顯攷遂以委之
今郡守邢侯克寬侯經營量度布位定方縣水置繫條列咸
具舊有泮溪倉隘其坤維徙而稍西地形乃方於是乎羣工
子來五材就緒授之成算無愆指畫弗爲過侈以傷難弗爲
苟成以傷易樸素堅好實惟永圖倉之爲屋凡十有一聯三
峙其北聯爲開凡十有三峙東西者其聯與間之數皆如此
二峙其南其爲開則視北而贏其二聯爲厥者三厥之爲屋
或四或五不一其數聯又別爲五小樓於屋極疏其樞以泄
米之氣屋下地衡布以巨杉而閣以甍乃藉以厚板以網地
之濕通爲屋以閒計者百四十有七以厥計者三十有三以
千文字第厥之名天尊而北中據以專其一奇數也地卑
而南分據以擅其兩兩偶數也天地定位於是自北而南復
轉而北而東而西既而復東仍轉而西至於陽字而極焉厥

貯米以斛計者多或至萬五六千少亦不下萬二三千通可貯四十餘萬歲費若干斛其所積可至七八年雖有凶荒之歲民可無菜色也北之左隙高揭一樓以司更鼓而守者知警焉繚以周垣首以重門以司出入而主者得以防範焉中為砥道抵倉之半則有廳事三楹司出納者得以蒞事焉此特取其少蔽風日故仍舊貫而已中門之外左為神祠以棲司倉之神右為寮屋以舍庾官之屬倉中之地空曠平衍可曬可晾可委可積收入之頃民尤便焉經始於天順甲申冬十有一月落成於成化丙戌春閏月工既訖功刑侯授簡俾紀其成嗚呼天下之事憚其難則慮事機之失忽其易則非經久之圖惟勿難其難則無棄事勿易其易則無苟成茲承豐之為役亦大矣大必難難斯憚矣憚則弗為而止耳苟或易而忽焉忽則苟苟則易弊易弊則弗若弗為之愈也初刑侯之為是也忽罹歉歲人曰可以止矣侯曰吾豈無所用情於斯民者哉亦計之審矣先正范文正公救荒之策政欲使貧民仰給於公耳且今之為皆公帑之餘不敢傷民之財竭民之力以糜民之骨肉也彼無俚之徒皆得餬口公家不至為溝中之瘠顧不可乎既而民不知勞公無所擾而事隱然以辨覆瓦甃壁堅緻完美不為苟作凡所宸貯無久儲速腐之患而公私遠近罔不陰受其賜者矣論者於是始服其雅

量之不可及也侯來吳二年小大之政罔弗咸宜乃今歲則大歉民心皇皇猶弗忍釋而他去者所賴以有恃怙也詢諸父老皆謂自我朝置守以來所未嘗有然即斯倉一事已足以例其餘況大者乎故詳著於篇庶幾來者因此以識彼且時其修葺謹其出納相與保之以無墮其成亦可無愧乎侯之用心也

吳縣濟農倉在和豐倉內宣德間巡撫周忱建崇禎初廢
義役倉在長洲縣治西宣德間改建縣治

崑山縣

宋縣倉在縣東北百步常平倉在縣西南二百八十五步
明預備倉糧儲倉在縣治北洪武間知縣周至道建
濟農倉在南門內宣德間建嘉靖中改為玉峯倉
義役倉亦在南門

常熟縣

宋順民倉在縣治北治平二年知縣向宗旦建嘉熙元年知縣

王爚益地增創元重建名際留倉明初廢宣德七年改爲濟

農倉

宋郎淑順民倉記治平二年河內向侯作新倉成嘗語

曰常熟大縣也考其民版之數至四萬戶歲輸之粟至八萬石有倉汙庫迫窄纜容四分之一濱江之民遠者百里水浮陸走輶載而至倉或既盈則累數夕而不能輸輸於州又病其遠此一不便職是歲嘗散蓄於浮屠之居廊廡皆滿蓋藏弗謹塗墍弗完得無有以誨盜哉此二不便蓋遲君之來也久矣君其圖之吾退而自惟倉廩蓋今天下郡縣之先務京師兵儲祿廩之出入一皆仰給於東南蘇又爲東南之劇歲入之粟它郡莫加厚焉吾邑雖不腆其敢後其所先務邪矧其弊又如此宜陳侯有以告吾也及吾視事之日見吏民問其故尤爲不便者凡幾然而獻計者又不出陳侯之議也於是訪縣之北得隙地數十畝以營築焉始召民而諭其所以作之之意民既病此已久莫不奔走以聽命咸願治材於家

請期日合而成之至期倉遂以成予謂二侯皆能以才名於世所至莫不著見風迹至興利去害便民皆其所素蓄沛然而有餘夫以沛然有餘之才相與以謀治且因民願欲之役故其成也宜不勞而功多其榜曰順民蓋得之矣若夫世之從政者利害較然居前畏謗忌讒認認然不宥一日出其力則又諉曰愛民斯不遠哉夫愛民莫如古人古之人有爲豈天作地生斯亦出於民而已耳姑視利害如之何豈顧可爲而不爲乃曰愛民哉此大不然昔者子產嘗以乘輿濟人溱洧孟子謂之惠而不知爲政凡以此也而侯亦以予言爲然因刻之於石俾來者有考云

常平義倉在順民倉北廡

義役倉嘉熙元年知縣王爚建後廢明宣德九年知縣郭南

建於濟農倉北

明張洪常熟縣義役倉記古之役民歲不

足征賦頗重既而歎曰今所爲者正如張弓後之君子誰能弛乎威聞其言每以爲己任至隋文帝時威爲納言奏減賦役人每歲不過三十日後國用充足益寬徭役自唐至於汴宋役弊未興南宋土窄人稠師旅數起國用不足

征役浩繁弊由之生長民者始為義役之舉矣縣之役有
 押錄手分貼書書司廳子牢子市巡斗級攔頭務司直司
 等名其目二十有四鄉役有鄉司鄉夏機察等名其目未
 詳皆保正保甲供其費未免於常賦之外取之於民宋嘉
 熙初王煥為常熟縣知縣憫民之誅求立義役莊令富家
 出助役田共五萬五百餘畝歲收租二萬五千石分撥保
 正長以供役費時以為善政自今觀之既無冗役亦無冗
 費其有科徵者如所需之物直米五百石每里該徵一石里
 也所謂弊者如所需之物直米五百石每里該徵一石里
 長則每甲徵一石已十倍矣甲首徵於編戶又加倍蕝一
 槩動搖民不堪命至有鬻妻賣子又不足供則舉家而逃
 者民既逃散所徵皆出於甲首有舉償而累歲不償役一
 年而破家者也又有無藉頑民攬納侵欺為弊百端不可
 枚舉上虞郭公世南為常熟知縣深知其弊嘗防其源不
 敢出一言及科徵事然上司明文有合供者又不可廢乃
 詢其民曰吾欲令見役里甲每甲均出米五十石邑五百
 里計米二萬五千石申達上司公同支用庶免以一科十
 之弊於若等為便邪眾曰昔時甲首應役一年腿無完肌
 家業蕩盡今助米五石則有十年之安政之善者莫善於
 此令上之府太守況公曰有善政不宜私吾民當均被於

天下遂上之朝報曰可令以邑之美餘買民田七畝及棟
 楹椽楠屋瓦級磚之材置倉二十一間南其戶者九間為
 出納之門二東西其戶者各六間出納之門各二繚以周
 垣限之河塹始事於宣德九年二月初吉用其在官者之
 餘力不役一夫未踰月而竣事郭令具興作之始末徵予
 言以貽法於後嗟夫去古遠矣予必稱述者見力役之始
 也次及其歷代變法之詳者雖未能復古亦為救時之善
 政也今郭令與民相約不遣人追呼期會必至昔之諸役
 一切剷除既無役費矣而義役之儲惟待軍資器物之徵
 耳若上無所徵則下無所用必將補不足助不給以裕民
 也非但力役可以復古而補助之政亦將因是而起矣雖
 然事有名同而實異者義役而已王令之義役將以供役
 人之費郭令之義役將禁其多取於民皆因時制宜名
 雖同而實不似後之君子為政於斯者當求其實可也

吳江縣

元際留倉在舊州市常平倉在際留倉內

明濟農倉在北門內宣德五年巡撫侍郎周忱建後廢弘治十

一年知縣郭鄂重建嘉靖中廢明楊循吉重建濟農倉記進

奉命來宰吳江一政令之建苟利於民必亟為之於是事無

遺美而濟農倉之復厥功尤偉焉倉在邑城北隅宣德中故

巡撫工部侍郎文襄周公所設以貯餘米而賑於農者也其

法稔則積荒則散若古常平然與水次諸倉遠隔三里別而

弗混所以分正美示專獨而清出納先正為人之意甚遠而

不可忽也審矣景泰中民大饑乃始盡蠲所積以哺民厥後

薦饑莫有輸者倉由是虛且廢有司因撤而畦之且建憲臺

焉倉之不復蓋四十年於茲矣侯至首閱廩庾考盈縮而豐

年適登陳陳相襲羨餘之粟或塞正厥而不得發乃稽文襄

之制覽故倉之基慨然以興修為己任詢謀既同則以白諸

二府而巡撫朱公巡按王公並許之侯乃鳩材召工命屬吏

傅華沈經輩董其事凡為廩八十楹臺之左右各居其半廳

事前之門又前之計其所貯可容八萬石經始於十年孟冬

明年春二月工已什八而侯以守制去不克視成頻行屬教

諭高君志來徵予記昔文襄公之為倉也蓋徧於六縣而吏

部尚書王公實記之余讀其文而知建立之不易後世良法

蔑以加也然昔之畦者必曰一水次足矣奚濟農為遂使君

子澤人之道不旋踵而沮是豈知益國惠下之道者哉今侯

復之可謂得為政大體

矣故詳書以記於茲石

義役倉存留倉俱在北門內嘉靖中廢

驛遞

姑蘇水馬驛在吳縣胥門外舊有姑蘇館在胥門裏河西城下

范志在盤門裏河西城下方回記亦云盤門蓋河處盤胥

之中可通言二門范又云臺正據胥門則於胥門尤近也宋

紹興十四年知府王喚奏建雄麗為三吳之冠中分南北二

館又作臺於城上以姑蘇名之孫覲云雖非古蹟蓋以存舊事西望吳山皆

在指顧閒臺下有百花洲洲之東有射圃范志臺洲皆喚所

咸淳二年又大修之元初即館址為驛左有通波亭右有公

君亭大德五年為颶風所摧毀總管董章新之元統元年總

管張忙古反構亭於驛館北扁曰凝香李木魯後至元二年

總管道童建橋曰來遠北館曰瞻儀南館曰賓賢明洪武元

年知府何質移於盤門外宋舊驛址盧志宋盤門驛在吳縣南盤門外立姑

蘇站設提領一人掌之二年改站為驛改提領為丞成化九

年知府邱霽復移胥門外遞運站之南背城面河氣勢宏敞

北有延賓館後有樓曰昭賜右有皇華亭左有月洲亭相去

百步最北為丞廨萬歷閒圯三十九年兵備副使李右諫重

建前曰幘帷館後曰皇華堂

本朝順治二年燬七年兵巡道胡以泓重建康熙九年壞於風

十三年巡撫都御史馬祐葺治之今圯丞儻民居宋吳必大重修姑蘇

館記炎宋中天翠華南幸杭為行在所他日金首乞盟許之
惟是一介行李其過郡國必館吳為館二以南北名從其便
也門而扁之曰姑蘇最後為百花洲洲旁胥門故址臺而居
之亦曰姑蘇羣山拱揖西爽朝暮耕疇漁蕘門茨舍天作
地產綺錯而碁布也山之外陽波宅焉其上樓氣峩峩有光
虹貫遐睎近撫景態萬千尙想譯官外臣見漢廣大固已目
眩心悸不煩專對而語塞內服矣厥既百餘年蔡破金滅館
亦浸浸入於壞部使者若郡二千石去日始至雖此乎寓不
三宿輒脫去如遺毋過問者大抵豐狐虬蟻據而宮之矣太
守陳公均以老手承敝緒治理勤止期有月郡始神復氣還
乃新婁齊二門將繕斯館會命名弗果出少府儲錢萬凡五
百數告新守古括季公鏞願訖圖之公延見吏民興行政教
迨我暇日爰卽爾功既成費視永嘉公有加大合國寄公落
之屬雋濱人吳必大為之記客或子說曰臺館也而並館非
臺無以示壯麗臺非館毋以款遊觀子必為記臺為先子曰
若安所得此語始吳築臺姑胥高可三百丈宴安鳩毒自求
禍也今明天子在上賢卿相在左右宮室苑囿無所增益珠
胎翠羽雕文刻鏤之貢先事而戒四方萬里有孚顛若咸曰
君王儉德太平其今日乎承流宣化伊太守職直壯麗遊觀
為詩曰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臺名之存以志古也姑舍是

吾請為若言館古者王人出聘館於諸侯之祖廟若朝王若相聘乃舍之他所故觀禮侯氏天子賜舍晉文公無觀臺榭惟諸侯之館是崇天子產稱之國無寄寓縣無施舍單子知陳之必有大咎吳去天子咫尺惟王觀實京師通達賓餞惟寅同德以尊於天子此之不務至者何觀吾儕小人朝夕是矣萬有一高車華鑣馳傳驚置儼然辱而臨之將何容焉寒暑燥濕無所避誰其廢禮則夫翼甲以高砥窪以平規溢以寬登也有臺濯也有池步也有亭射也有圃堂立五丈之旗庶環萬兵之帳主恬從安各贍其事夫安得不汲汲入如得歸出重回首斯館也其昔所謂傳舍之尤者乎矧方千里王畿之內人從日邊來入有逆勞公其庶幾承事無違以教天下以為人諸侯者客謝非所及則書以記而又援愛棠之意告後之人俾勿壞曰惟二康侯蕭規曹隨停舫行艘駐節來麾於我乎館是適是宜是隆藩輔實邦之儀匪惟一邦四鄰視之曰治天下亦如此屋先民之辭三極與立非人疇依人之能然惟志所之以是心志孰顛不扶孰危不持將多前功毋替後思來今億年敢以此規元方回姑蘇驛記畧紹興初有舊姑蘇館在盤門內河西城下今改為驛嘉議大夫平江路總管真定董侯新之夫蘇為孔道陸騎水舫供給良難大德五年七月朔颶風為患太湖之水幾入葑門市井荒涼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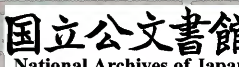
舍蕭索如是三閱月而董侯至首新郡治次新姑蘇驛曰館日驛曰站名三而義一新三站而其地一馬站曰光遠傍為思政亭水站曰賓賢傍為通波亭以至進運站鞍轡舳舻僕從丞徒之須無一不飭帷幃瓶盎坐卧飲食之器無一不具又開驛馬大路平廣十餘里出城與盤門外橋相接大書姑蘇驛三字扁之而他題顏皆侯老筆侯至郡未幾男女異路貞信有別獄訟鮮少道不拾遺城社屏迹巷無鄭聲酤糶烹庖物饒價平究其所以然則知侯公退之暇不入內闕清坐弦歌每過夜分作善教二十四條父老梓刻大抵以觀課農桑敦厚風俗為急務所以新已之心者既至於新民之心何有若姑蘇驛之新宜大書宜特書侯名章字文卿學者稱為小菴先生嘗守當塗年六十有五博學尤精於春秋云朱德潤凝香亭記大元一海內列郡縣梯航萬里咸以驛遞傳達且建候館餽餉相望於道以待使客敬上命也姑蘇驛遞南接行省北抵大江東南貢賦并兩浙閩海之供悉由茲道是以送往迎來歲無虛日大德閒郡府葺其舊館適民役告勞工弗克固距今二十載風雨摧圯無容容所元統二年秋太守張侯正議顧以賓館春秋所嚴盍繕完之而慮民力弗給乃為倡首併率諸僚佐捐俸以備工費雖一木一石一甃一甃躬自措畫故工役相資財物就聚民不勞而事集自秋踰

冬凡四閱月而館成乃於其北築亭爲使客休息之所仍得
江浙行省參知政事李木魯公題其扁曰凝香用唐刺史韋
應物詩意也亭之旁栽花植竹曲欄迴檻縈帶左右墻垣高
時窓牖翬敞當爲浙西館驛之勝蓋昔人所謂凝香者刺史
之燕寢也今太守則躬處卑隘以昔人所云者爲賓所焉太
守故佐命功臣濟寧張侯之孫也聽政之暇與民休息今實
以天子之使命惟重迎勞惟謹是營斯亭夫使客解鞍停橈
登高望遠瞻泰伯之舊墟訪館娃之遺跡來游於斯息於斯
飲食於斯則凡暮至晨往者寧無顧惜之心乎太守旣俾僕
記其亭之作矣仍爲之歌曰吳山疊疊江水瀾瀾作亭於館
泰伯之里太守燕喜執爵奠洗餞天子使石湖粼粼橫山岫
岫惟此使客執轡旣旣如公子札萬國是賓或貢厥篚汎汎
楊舟來觀於亭載歌載游謂此太守賓禮孔修經之營之教
之食之匪教弗勸匪食弗滋百爾來使視此銘詩明邱霽姑
蘇驛記姑蘇驛有二一在府治西一在盤門外丞一人總領
之郡當南北要衝授館致餼者無虛日而府西驛已久廢盤
門者存亦就弊矣且去府治遠禮賓往來上下告勞霽假守
是郡之明年思移置之請於巡撫大臣曰可請於巡按御史
曰可遂度地胥門外遞運所之南負城面河地頗陜弗稱乃
植木水中爲混柱作石隄三面凡四十六丈廣地得從八丈

衡如隄而殺丈十六建屋六十楹皇華亭據其前後有重屋
名昭賜之樓著所自也燕休登覽盡得山川之勝庶幾乎所
謂中吳之偉觀也仍撤舊材更新運所門與驛並費不出民
皆自規措役凡十閱月而告成於乎禮賓眠館三代之政也
晉惟崇館子產與之陳無寄舍單子譏焉矧茲大邦烏可不
備霽不敏承天子休命來綏茲土安敢妄自菲薄亦爲所得
爲而已是役也其容已乎雖然
成之亦不易也來者尙嗣葺焉

平望水馬驛舊在吳江縣南四十五里唐屬吳興郡西至南潯
五十餘里與烏程縣分界開元閒割太湖洞庭三鄉與吳興
換始隸蘇州吳縣盧志吳興統紀又云官河從平望驛北吳縣界南二里二百五步南至嘉興縣界長
二十六里淤澱最久轉運俱難元和五年
湖州刺史范傳正奉敕釐開又撥入蘇州
洪武元年撥隸吳江縣爲水驛

本朝順治六年知縣李懷淳移置東門外長橋垂虹亭兼水馬



如舊唐張祐平望驛一派吳興水西來此驛分路遙經幾日身去是孤雲雨氣朝忙蟻雷聲夜聚蚊何堪秋草色到處重離羣元薩都刺左帶吳松右五湖人家笑我隔菰蒲風濤不動魚龍國煙雨翻成水墨圖越客卧吹船上笛吳姬多倚水邊爐鑑湖道士如招隱一曲宅年得賜無

府急遞舖在府治西附郭三縣總焉東至婁門利民舖一十里西至胥門舖三里南至盤門舖五里北至齊門無量舖一十里

吳縣急遞舖三

胥門舖在府西五里閶門外新開河橋內官路

楓橋舖在府西十里閶門外十一都官塘路

盤門舖在府南五里盤門外一都

長洲縣急遞舖八

射瀆舖在府西北二十里一都

許墅舖在府西北三十里二都

張公舖在府西北四十里六都

白鶴舖在府西北五十里五都北抵常州府無錫縣界

無量舖在府北十里五都常熟塘

周涇舖在府北二十里十五都

羅壩舖在府北三十里十四都

船場舖在府北四十里十三都

元和縣急遞舖七

白蓮舖在府南十五里三十一都

尹山舖在府南二十五里三十一都

柳胥舖在府南三十五里三十一都

利民舖在府東北十里婁門外二十三都至和塘

蘆涇舖在府東北二十里二十一都

蕭涇舖在府東北三十里二十一都

六市舖在府東北四十里十九都

崑山縣急遞舖六

總急遞舖在縣治前宣化坊去府東北七十里

馬涇舖在府東北八十里縣東十里惠安鄉三十保宿字圩

太倉站

陸家浜舖

車塘舖

曹渡舖

陶仁舖

新陽縣急遞舖四

總急遞舖 附崑山縣

菴子舖在府東北九十里縣東門外惠安鄉三十保民字圩

真義舖在府東五十里縣西門外朱塘鄉三保東邨造彼字

圩

尤涇舖在府東北六十里縣西門外積善鄉二保可字圩

常熟縣急遞舖四

總舖在府北九十里縣治前州橋側

偃涇舖在縣南十里戴渡

潭塘舖在府北七十里四十四都華蕩口雲和塘

吳塔舖在府北五十五里四十八都吳塔村

昭文縣急遞舖一

總舖附常熟縣

吳江縣急遞舖七

長老舖在府南八十五里縣南四十三里平望鎮從此分二

路一從裊腰舖南抵嘉興一從朱家舖抵湖州

黎涇舖在府南九十三里縣南五十三里平望黎涇橋北

雙里舖在府南一百三里縣南六十三里平望南雙里橋北

官塘路又南為嘉興府界

觀瀾舖在府南四十五里縣東南三里南津口

以下四舖兼隸震澤縣

徹浦舖在府南五十五里縣南十三里上湖

廟涇舖在府南六十五里縣南二十三里八坵

裊腰舖在府南七十五里縣南三十三里盛墩

震澤縣急遞舖十

朱盧志家舖在縣西南五十三里荻塘朱家橋西去黎涇

蘇州府志 卷之五 舖十里抵湖州路

道成舖在縣西南六十三里荻塘道成橋西西去朱家舖十里

衆安舖在縣西南七十三里荻塘衆安橋西西去道成舖十里

思范舖在縣西南八十三里荻塘思范橋西西去衆安舖十里

曹村舖在縣西南九十三里荻塘曹村橋東西去思范舖十里又西爲湖州府歸安縣界

觀瀾舖以下四舖兼隸吳江縣

徹浦舖

廟涇舖

裊腰舖

附舊蹟

吳長洲二縣

寧蘇驛在吳縣西南二百八十步宋設

盤門驛在吳縣南盤門外宋設

望亭驛在府北五十里盧志今四十五里先名御亭唐李襲爲守以梁

庾肩吾有御亭一回望之句改曰望亭舊屬蘇州後屬常州

盧志元祐嘉泰建橋而謂自錢李分境時以橋爲界或謂晉太康中復置無錫時所割兩記誤也白居易詩莫言五十里

已不屬蘇州則在唐世今為常州無錫分界地驛久廢唐白居易屬晉陵非錢李明矣
 望亭驛酬別周判官何事出長洲連宵飲不休醒應難作別
 歡漸少於愁燈火穿村市笙歌上驛樓莫言五十里已不屬
 蘇州許渾宿望亭驛寄蘇州同志候館人稀夜更長姑蘇城
 遠樹蒼蒼江湖水落高樓迴河漢秋歸廣簟涼月轉梧桐移
 鵲影露低紅葉濕螢光西園詩
 侶應多思莫醉笙歌掩畫堂

通波館

全吳館

鳥鵲館以上三館並廢作酒坊

昇月館在帶城橋東二十步或云二百步疑即昇羽

江風館在渴烏巷內

按圖經續記古有八館全吳通波龍門臨頓鳥鵲昇羽江風夷亭吳地記古館五所一本云古有昇羽鳥鵲江風後

置通波全吳范志已不之載今據盧志稍存其畧

昇平館在梵門橋今有昇平橋陳釋洪偃昇平館蕭蕭物候晚蕭蕭天望清旅人聊杖策登高

蕩客情川原多舊迹墟里或新名宿烟浮始旦朝日照初晴獨游乏徒侶徐步寡逢迎信美非吾託賞心何易并

寶興館在貢院前河西

望雲館在閭門裏河南相傳即金閭亭故地宋紹定二年李壽

朋建

艤舟吳門通波通海四亭並在轉運使衙西偏見祥符圖經

按圖經續記云臨水之亭圖經所載者四今漕渠之上增建者曰按部曰緇衣曰濟川曰皇華曰使星曰候春曰褒德曰旌隱之類聯比於岸所謂褒德者近秘監富公之居旌隱者近密直蔣公之居昔之郡將以褒二老范志悉失載蓋建炎兵燹已無復存者矣

通波新館在閘門外舊名高麗亭宋元豐七年詔京東淮南築高麗館以待朝貢之使嘉熙中趙與憲以圖經舊有通波亭改作此館以修故事

清嘉館在盤門外宋嘉熙中趙與憲建館之東有吳越時八角大井刻開寶五年

按圖經續記云近歲高麗人來貢又於城中闢懷遠安流二亭及盤閘之外各建大館為賓餞之所疑卽此二館城中二亭不可考矣

吳會亭昇羽亭

盧志注卽古館名但方向不同耳

候春亭茂苑亭春波亭並在

孫老橋東織里橋之西河北岸

宋范成大泊舟吳會亭詩去年春盤浙江驛湛湛清波動

浮石今年春盤吳會亭冥冥細雨濕高城天邊作客風沙裏今年去年成老矣客心古井冷無波過眼人情亦如水憶昔

三生住翠微偶來平地著征衣山中故人應大笑扁舟坐穩何當歸

皇華亭平滙亭在飲馬橋東北岸

吳門亭在盤門內

裏館驛卽明初府治西驛永樂中以交趾人爲丞正統閒革丞館改水利分司

遞運站在胥門外明洪武五年改爲遞運所嘉靖十七年裁

金昌候館在閘門南洞子門外明嘉靖三十三年以倭寇撤去萬歷十年重建

清風亭在胥門外遞運所明嘉靖五年胡纘宗建萬歷閒內監劉成撤造佛閣

崑山縣

觀風館在縣西南三百步宋紹熙三年李稠建嘉泰間改名全

吳驛後廢地隸縣學

近民館在縣東宋淳祐間項公澤建

新江驛在縣治側宋設

寧海驛明初設在太倉西門外宣德六年移置半山橋西弘治

閒裁

問潮館在小西門外駟馬橋西宋淳熙閒葉子強建以識潮過

夷亭出狀元之識淳祐閒項公澤重修

宋李衡詩長風來海

知天意潮聲挾地靈回塘應漫白斷
岸亦浮青築館非無意行看駟馬停

候潮館在東門外嘉靖閒宋伊建張寰記

常熟縣

琴川驛舊名南亭在承流門內

今名翼京門

宋嘉熙元年王爚重修

榜揭是名明宣德九年改爲都憲行臺

縣東驛在迎春門內

北門驛在介福門內

今名鎮海門

湖橋舖在縣西十里宋設

官瀆舖在縣西六十里宋設

吳江縣

吳江驛在縣南一里半唐時未置縣止設驛以待使者宋元仍

之明弘治閒猶存唐張祐松江驛山色遠含空蒼茫澤國東海明先見日江白迴聞風鳥道高原去人
 煙小徑通那知舊遺逸不在五湖中方干便向中流出太陽
 兼疑大岸逼浮梁門前白道通天闕浪裏青山占幾鄉帆勢
 落斜依浦澈鐘聲斷續在蒼茫古今悉不知天意偏把雲霞
 媚一方李郢晚泊松江驛片帆孤客晚夷猶紅蓼花前水驛
 秋歲月方驚離別盡烟波仍駐古今愁雲陰故國山川暮潮
 落空江網罟收還有吳娃舊歌曲棹聲遙散采菱舟羊士諤
 題松江驛津柳江風白浪平棹移高館古
 今情扁舟一去鴟夷子應笑分符計日程

南北驛在縣北宋紹興十八年詔建為國信使頓宿之所堂宇
 百餘閒極宏麗

松陵驛宋時在八斤元至元二十一年移州治西明洪武元年
 移學宮左嘉靖八年移南津口寅賓館址更名松陵公署二
 十八年裁

通越亭在南門

皇華亭在北門

期月亭郵亭在城隍廟前

序官館在仙里橋西北

接官亭二一在南津口一在北津口俱元至大元年建

吳江站在垂虹橋東平望站在平望鎮俱元設

公館在縣北門外明初設

迎恩館在三里橋西明弘治四年金城建

義局附

吳長洲元和三縣

普濟堂在元和縣虎邱山塘康熙四十九年郡人顧如龍等募建以收養病民畧如京師堂制五十五年

聖祖仁皇帝御書香岳普濟額以賜乾隆二年奉

旨撥給沒官房價銀置田八頃四十四畝有奇又紳士助置田

二頃六十畝有奇何焯普濟堂記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張子曰民

吾同胞凡天下疲癯殘疾惻獨孤寡皆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是以國家設立養濟院以存恤之惟恐有一夫

不得其所以然一入其中即與乞丐同列故負性帶氣之人有寧死而不肯入者亦有羈旅窮窘或遇疾病無以自活

然本非土著不得入者往往在僵踣道路深可憫也好義之君子從而憂之故京師彰義門之外設立普濟堂給其餼

粥儲之藥餌其功足以佐王政之所不及焯癸未歲祇直南書房時近臣適以碑文上請我

皇上不惜親灑宸翰以示與人為善之意侍從諸臣見而知之者退而相與仰歎

大聖人用心之廣大其為天下好義勸至深遠也吳四達之會

地大齒繁商賈行旅之所走集其值流離困乏待於拯贍者宜不減於京師又當積歲歉儉土著之民亦失所者衆

於是陳明智之徒將謀作普濟堂於虎邱之半塘使之有以保其生而緩其死乃告助於能以天地聖人之心為心

者夫天下之好義一也已處於飽煖而疾視他人之飢餒已處於康強而疾視他人之病憊人類之所不忍也吾見

富者出財貧者出力以共成之不謀自合焉豈獨京師稱盛事哉

老婦普濟堂在吳縣盤門外乾隆三年邑人吳三復建并助

置田二頃以收養病婦九年巡撫侍郎陳大受奏請撥給

上元縣沒官新漲蘆洲二千八頃七十一畝

育嬰堂在元和縣文三圖舊在圓妙觀內雷尊殿西康熙十

五年郡人蔣德竣等創建以收養遺棄嬰兒以後助輸者

衆規制漸備四十四年

聖祖仁皇帝南巡御書廣慈保赤額以賜乾隆二年奉

旨撥給沒官房價銀一萬二十兩有奇置產又紳士助置田三

頃七十畝有奇四年巡撫都御史張渠移建今所九年巡

撫侍郎陳大受奏請撥給江寧縣沒官新漲蘆洲如干畝

張遇恩記育嬰堂始設於揚州繼設於京師寂照寺由是通州紹興杭州松江次第舉行康熙十五年丙辰二月蘇州士大夫耆庶請於有司因城中圓妙觀雷尊殿之西築室數楹而堂嗣設時太守平陽高公捐資倡焉明年丁巳大中丞隴西慕公捐資建門樓題曰保赤方伯廣寧丁公按月捐資以給乳婦復題額曰大德曰生於是規模漸備科條務嚴每月之望同志畢集先期傳集城內外乳婦各抱嬰以至計嬰授乳計乳授資迄癸亥歷八年前後收養全活幾千百計可謂善矣嘗攷周禮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鄭康成注與之母與之餼是也王制幼而

無父者有常餼月令仲春養幼少存諸孤先王之世風俗淳厚其不至無故而棄其嬰可知矣後世禮制盡廢唐元和三年詔嬰兒無親屬及有子不能養者廩給之宋淳祐九年詔給官田五百畝創慈幼局收養遺棄嬰兒其法猶近古元明以來廩餼不可復矣設局亦闕焉未講饑饉流離委棄載道

國家忠厚開基發粟賑飢歲不絕書孤獨矜寡各得其所當世祖皇帝講筵之餘獨嚴溺女之禁禁立而育嬰始育嬰者所以體窮民不得已之心轉溺為棄而予以生全也雖在官無常餼

太皇太后首頒祿米滿漢諸臣相扶助不數年由京師以逮郡邑俱有成效於是棄者有所歸而溺者頓息誠所以宣

皇澤於無窮也蘇郡為東南一大都會行之既久規條井井其資糧出入捐助多寡以及每年收養若干除殤若干過繼若干現在若干具載徵信錄收嬰冊皆可攷今大中丞楚中余公盛稱本堂集事區畫周詳於是同志方謀置田貽承遠予為約畧述之俾樂其事之有成而無遺議焉張渠移建育嬰堂記周官著慈幼之條月令記存孤之典良法美意由來尚矣我國家重熙累洽休養百年

聖聖相承誠求保赤凡古帝王仁政所先類無不講明修舉尤

念遺嬰失母道路呱呱口不能言顛連特甚

詔令京師各省會所在收卹歲全活不可勝數至哉天地好生

之心也蘇郡育嬰堂舊設園妙觀之西偏鄉先生與前後

官茲土者經理其事者有成效又蒙

恩撥入官產以給廩食之需加惠蓋尤渥矣惟是堂中地勢偏

仄宇舍可栖息者不滿三十楹所收嬰兒率付各乳母攜

歸哺養人眾勢渙稽察為難乳母或不盡心仍有天傷之

患其他弊端種種不可究詰夫制有未備者不嫌於改作

事有難因者不憚於創始似此甚善之舉而又確知其所

未便雖力不能勝權不相屬猶當竭蹶呼籲以圖之況身

居大吏有撫字之責為所得為敢觀望因循輒欲俟之他

日乎予為布政時籌之至再適奉

命以去卒未遑也昨歲持節重來都人士呈請移建遂毅然

以是為首務檄下所司勘得王府廢基東北隅隙地若干

畝建屋一百四十餘間足供乳母栖止酌動存公帑項庀

材鳩工凡八閱月而落成於是乳哺有常所出入有稽檢

身安而志定事一而心專更令諸僚屬與在堂紳士細酌

規條申明懲勸定為四十則如左其前人措置已周者胥

仍其舊凡以廣布

皇仁導迎和氣務盡其怵惕惻隱之心無致有為德不卒之憾

也後之人宣揚

至化益事拊循教養兼施優柔不迫數十年間民咸有保聚之

樂而風俗日進於古則目前之一百四十餘椽猶患其多

而予與三吳父老庶幾大慰初心矣庚申秋調撫湖北

董事者請記於予備誌其緣起並私懷所企望若此

錫類堂在大雲寺東雍正十三年知府姚孔鈞建為董理掩

埋之局乾隆三年安徽按察使劉柏奏請撥給吳江縣沒

官田五頃七十九畝五分有奇震澤縣田八畝二分房價

銀二千八百五十兩

詳見義冢

廣仁堂在長洲縣半十九都亨四圖清真觀東偏乾隆二年

郡人費廷俞等募建以補錫類堂所不及巡撫邵基奏請

撥給沒官房價銀置長洲縣田一項六十九畝五分有奇

元和縣田七十五畝九分有奇又紳士助置田二頃二十畝有奇八年巡撫陳大受奏請撥給上元縣沒官新漲蘆

洲四千三頃六畝六分六釐詳見義冢

積功堂在閘門外洞涇橋內乾隆五年徽人黃道恒汪念祖

汪國鈞等建又有與同堂在元和縣九都四畝冶坊浜內

乾隆元年城西士民捐建永澤堂在長洲縣許墅乾隆二

年建同仁局在府東角直鎮乾隆五年里人金三才等捐

建種德堂在虎邱九都十三畝乾隆八年里人黃國俊等

捐建俱詳見義冢

崑山新陽二縣

育嬰堂在酒坊橋左康熙五十三年建乾隆元年紳士助田

一頃五畝

常熟昭文二縣

育嬰堂二一在常熟翼京門外南莊前乾隆九年建一在昭

文縣方塔西乾隆八年邑人王志學創建門堂未竟而卒

十一年督糧副使程光鉅知縣張鼎續成之舊有堂在南市經堂右久

圮

廣仁局在城隍廟西舊名收埋局在慧日寺南康熙四十三

年邑人丁湜鮑守義等建六十年移建今所乾隆二年安

徽按察使劉柏易今名并奏請撥給吳縣沒官房價銀二

百二十兩常熟昭文二縣沒官田二頃四十四畝九分有

奇

詳見義冢

吳江震澤二縣

育嬰堂在東二保重慶橋東南初名留嬰堂乾隆二年建七年改今名八年署吳江知縣張日謨申請撥給九里湖九里等圩草蕩十一頃有奇

蘇州府志卷第十五 終

蘇州府志卷第十六

學校一

書院社學義學附

郡邑自宋始皆有學蘇之學由范文正公興迄今七百年安定先生之教當時太學取以為法蓋百世可知也興學以來人材號為極盛

本朝教澤深厚積累涵濡視前代有加蘇士之魁天下躋台鼎者相望也近或憂其少衰意往詰之所以教所以學固非是之蘄歟生文正之鄉考學之始末而奮乎其後庶於國家造士之勤懇克仰副焉若書院以萃其秀義學以啓其蒙謹而書之教亦多術矣附已廢之蹟冀脩復於來者

府學在府治南按祥符圖經至聖廟在子城東南不云有學考唐史刺史李栖筠始增學廬未詳其地宋景祐元年范公仲淹典鄉郡因州人朱公綽等請以聞於朝二年詔蘇州立學仍給田五頃公初購得錢氏南園之異隅欲卜宅及得請割以朔焉廣殿在左公堂在右前有泮池旁有齋室延安定先生胡瑗爲師後守者踵成之富嚴建六經閣熙寧中校理李紱又以南園地益其垣至元祐中來學者日衆公綽子長文掌教事與同僚議請南園隙地以拓齋廬會范公季子純禮制置江淮六路漕事上冢過家以白之卽奏請脩廣詔給度牒十紙充其費而前後守劉瑄王覲選官治役益以闢賦之

財期歲告成於禮殿後立祠祀范文正公以安定先生配遷較試廳於公堂之陰榜曰傳道建炎兵燬守臣先葺學宮廟未遑作紹興十一年梁汝嘉建大成殿鄭仲熊記十五年王喚繪

兩廡像朔講堂闢齋舍鄭億年記乾道四年姚憲闢正路疏泮池

立采芹亭九年邱密作直廬淳熙二年韓彥古作仰高亭十

四年趙彥操卽六經閣廢址建御書閣藏高宗所頒御書六

經石刻洪邁記堂左建五賢堂祀陸贄范仲淹純禮胡瑗朱長

文寶慶三年秋七月大風雨殿閣堂館直舍門廡齋亭皆摧

圯欲歷紹定二年教授江泰亨請復豪右所占學田得租緡

以新之守林介提刑王與權提舉常平王棫守李壽朋相繼

訖其事淳祐六年魏峻復加興葺李起記寶祐三年趙與憲拓

地鑿池作橋門移采芹亭與外門相映建成德堂即公堂為齋

九日敏行育德中立就正隆本處宗室子弟立武處習武舉之士養正童

子興賢登俊處士之俊秀者又於傳道堂後建泳涯書堂立雪亭堂

右土阜上為道山亭本南園之故邱朱長文所題泮山也於射圃為觀德亭王景

齊記元大德初殿梁壞治中王都中謀於運使朱虎以私財撤

而易之學宮亦重修燕公楠記舊御書閣居殿之西直講堂之前

碎於暴風延祐中部使者鄧文原以學租之羨復之董以經

歷李仲英達魯花赤八不沙總管曹晉以海漕校尉沈文輝

相其役更闢於講堂之北曰尊經皇慶四年總管師克恭復

脩殿及講堂學廩趙鳳儀繼之增外垣五百四十丈環植松

栢萬株楊載記至治二年總管錢光弼脩廟學又築垣一百五

十丈三年改作櫺星門柳貫記至正五年總管吳秉彝脩學教授

鄭元祐記十五年達魯花赤六十從教授徐震請易鞠毬毬廟垣

凡縱廣五百七十丈高一丈三尺下廣七尺魏俊民記十九年總

管周仁脩學鄭元祐記二十六年總管王椿年建樂軒於大成殿

前周伯琦記明洪武四年知府魏觀即成德舊址建明倫堂置敏

行育德隆禮中立養正志道六齋復地之侵於民者五百四

十丈補垣四百八十丈有奇拓廟南地展櫺星直廟前以臨

通衢凡增深六十丈宋濂王彝各有記十五年知府張冠塑聖賢像

蘇州府志

教授王鳴吉永樂十五年知府劉麟重建尊經閣二十三年教授

陳孟浩與訓導馬壽錢紳韓陽白巡按御史李立重脩廟學

金幼宣德二年又白巡按御史陳敏易泮池梁以石為竇七

以象七星長十二丈廣一丈二尺孟浩自八年知府況鍾重

建大成殿易止善堂曰至善又建毓賢堂於後教授何正統

二年重建明倫堂為齋四左隆禮中立右養正志道齋後有

室訓導授齋上下設兩廊號舍胡儼九年知府李從智築垣

六百三十丈景泰元年知府朱勝建會膳堂三年知府汪潯

增建學舍三十間於毓賢堂後初范文正祠先賢祠俱在禮

殿後宣德間建文昌祠與二祠並天順四年知府姚堂大脩

學徙范祠先賢祠泮池南撤文昌祠改隆禮中立二齋曰成

德達材立杏壇學門內覆以亭重建道山亭王直魏驥教授

又立狀元解元二坊堂親書其扁六年知府林鶚改建廟易

兩廡諸賢像以木主成化二年知府邢宥重建泮橋移射圃

於學後徐有四年知府賈奭作亭於尊經閣後前鑿方池布

橋立坊曰眾芳提學御史陳選題為游息所又前壘石為山

曰文秀峰改觀德亭為廳兩旁為屋十年知府邱霽以大成

殿自宋元以來凡三改作皆隘不稱請於巡撫都御史畢亨

大規度之建殿五間重檐三軒兩廡四十二間撤舊材作戟

門五間左右掖門各三間學門故東向歷廟道折而南入及

是益市居民地徙門於櫺星之西更爲門於泮池之北以達於廟然後廟左學右基址方整邱去劉瑀來代始畢工吳寬記

二十年巡按御史張淮脩學陸欽記二十一年知府李廷美建

泮宮坊在學門南二十三年分先賢祠爲名宦鄉賢各一祠弘治

三年知府孟俊建安定專祠於范祠左十二年知府曹鳳建

嘉會廳學門外爲師生迎候之所增建會元坊正德元年知

府林世遠建學東西二門東曰躍龍西曰翔鳳移嘉會廳於

東門外街東改舊廳爲安定書院三年知府林庭棹重塑兩

廡先賢像顧鼎臣記十二年知府徐讚言於提學御史張鰲山巡

按御史孫樂大脩廟學嘉靖二年知府胡纘宗重建大門改

躍龍曰龍門翔鳳曰鳳池又以嘉會東廳爲十賢堂奉王充

韋應物白居易劉禹錫王旦韓琦歐陽脩蘇軾李侗陸九淵

木主其中七年奉詔建敬一亭各縣學同十一年詔廟稱先師廟

廟後建啓聖祠各縣學同教授錢德洪以湖石壘巖洞於道山亭

前又題文秀峰曰南園遺勝自爲記十七年巡按御史陳蕙罷

十賢祀仍名嘉會廳二十八年知府金城買學門西民地建

徂徠堂自爲記三十七年巡按御史尙維持知府溫景葵脩廟

學就舊游息所改建敬一亭易泮宮坊額曰斯文在茲移三

元坊於龍門北並跨臥龍街又建萬世師表三吳文獻二石

坊分列廟學門外張袞王庭各有記隆慶五年巡撫都御史陳道基

脩廟學

嚴訥記

萬歷四年兵備副使王叔杲植松柏千株於櫺

星門內十三年知府石崑玉從教授張惟方請脩廟殿倫堂

濬泮池玉帶河三十一年知府周一梧請巡撫都御史曹時

聘及提學御史趙之翰巡按御史何熊祥馬從聘巡江御史

朱吾弼大脩廟學鈔關主事洪世孕林欲棟助成

申時行記三十

八年移教授解於毓賢堂後天啓三年巡撫都御史周起元

重建安定祠祭器樂器二庫繕完廟廡堂舍提學孫之益巡

按御史潘士良巡鹽御史傅宗龍各輸金有差

姚希孟記

六年爲

颶風摧壞崇禎四年知府史應選脩明倫堂六年風益烈喬

木周垣盡仆巡按御史祁彪佳脩廟庫名宦祠七年巡撫都

御史張國維重建大門脩禮門儀門韋祠鄉賢祠十二年推

官倪長圩大脩廟學十四年竣工

錢謙益張世偉及長圩各有記

十六年訓

導陳所學又築泮池前各祠垣

本朝順治十二年巡撫都御史張中元脩啓聖祠西戟門十五

年提學僉事張能鱗巡按御史王秉衡分巡副使宮家璧各

出俸金教授程邑董脩稍買民地拓外垣基康熙二年巡撫

都御史韓世琦脩廟五年布政使佟彭年重建拜亭裝聖像

脩殿廡門堂濬泮池

白爲記

七年至十二年巡撫都御史馬祐

布政使慕天顏大脩廟學提督梁化鳳王之鼎織造侍郎雷

先聲按察使陳秉直鈔關監督席柱劉士龍以逮府縣官靡

不助力巡撫浙江都御史范承謨重建文正祠天顏又脩安定祠郡人脩撰繆彤脩狀元坊十五年郡人施文川脩泮橋二門橋十六年分守叅議方國棟脩啓聖祠二十年分守叅議祖澤深脩戟門櫺星門禮門訓導張杰脩至善堂毓賢堂二十二年巡撫都御史余國柱脩戶部侍郎李仙根僑居蘇偕郡人候補國子監學正宋駿業助之二十四年春巡撫都御史湯斌大脩廟學三十七年巡撫都御史宋犖脩廟殿四十一年脩明倫堂四十八年知府陳鵬年請於巡撫都御史于準募脩增植松柏五十七年巡撫都御史吳存禮脩廟垣建考房二十四間雍正四年巡撫都御史張楷脩明倫堂八

年巡撫都御史尹繼善脩學宮改建崇聖祠移敬一亭八角

亭二座乾隆四年以後布政使常撥存餘學租歲脩

宋張伯玉六經

閣記六經閣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吳郡州學始由高平范公經構之至今尚書富郎中十年更八政學始大成而今年六經閣又建先時書籍草創未暇理緝厨之後庶澤地汗晦日滋散脫觀者惻然非古人藏象魏拜六經之意至是富公始與吳邑長洲二大夫以學本之餘錢僦工市材直公堂之南臨泮池構層屋起夏六月乙酉至秋八月甲申凡旬有七浹計庸千有二百作楹十有六棟三架雷八楨三百八十有四二戶六牖梯衝棗稅巧墁陶甃稱是祈於久故爽而不庠酌於道故文而不華經南嚮史西嚮子集東嚮標之以油素揭之以油黃澤然區處如蛟龍之鱗麗如日月之在紀不可得而亂大抵天地之極致皇王之高道生人之紀律舉在是矣古者聖人之設教也知函夏之至廣生齒之至衆不可以頤解耳授故教之有方導之有原乃本庠序之風師儒之說始於邦達於鄉至於室莫不有學烜之以文物聳之以聲明先用警策其耳目然後清發其靈府故其習之也易其得之也深其教不肅而成不煩而治啟元元之入善域優

而柔之俾自得之萬世之後尊三王四代法者無宅焉教化之本末馴漸也然則觀是閣者知六經之在則知有聖人之道知有聖人之道則知有朝廷之化知有朝廷之化則嚮方之心日懋一日禮義之澤流於外絃誦之聲格於內其為惡也無所從其為善也有所歸雖不欲從善遠罪納諸太和不可召康公之詩曰豈弟君子來游來歌子思子之說云布在方策人存則政舉凡百君子繇斯道覺斯民暢皇極序彝倫者舍此而安適得無盡心焉諸儒謂伯玉嘗從事此州游學滋久宜刊樂石庶幾永永無忽朱長文脩學記兩儀定位學校興矣五教既敷學校立矣禮義不可一日忘故學校不可一日廢也昔唐虞三代之盛未嘗不以建學嚴師為先務內則王世子羣后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其入以齒外則塾黨鄉遂之間其教以時下至於四方萬國之遠皆命之為庠序其法詳矣故始於直寬剛簡而防其失次以歌詩音律而致其和者此堯舜之典樂所以教也以智仁聖義中和為之德孝友睦嫻任恤為之行禮樂射御書數為之藝此周之大司徒鄉大夫所以教也上之所以教於下下之所以應於上若置郵而傳命也若決江河莫之能禦也書美萬邦黎獻可以共為帝者之臣詩稱成人有德小子猶有所造其材之可用如此蓋當是時風化行習俗美人人有士君子之器雖畎畝之

賤山林之幽亦為仁義之所漸摩禮樂之所陶染咸入於善且免而不忘敬敦葺而不忍踐豈有暴亂萌於心姦宄害於事者哉此建學之效也王道衰禮義廢獨一魯侯能脩泮宮囚馘之獻猶不離此邦人頌焉戰國之際孟軻猶歷說時君謹庠序之教申孝弟之義終潤而不用習大亂汔於秦棄儒任法民不知學而疾視其君蠶起而墟秦矣漢方休息元元未遑先王之教世宗奕奕首善於京其臣有若董仲舒者為大夫文翁者為守吏皆尚儒術迺置博士弟子之員而立學校官於郡國其課士必以經藝蓋士不素養則德難遽考使因學以知經因經以會道庶乎有成矣東京內盛三雍之儀不及於外而鄭興賈逵馬融鄭康成之徒繼為人師以經相授囊括古典六學寔明是以時政雖亂於上而義士交起於下抗節濡足用救陵夷漢賴以不亡者百餘年魏分晉弱事不足道唐之文物盛矣而尚賦以取人世薄經術以文辭相夸夫文所以宣志也觀其文則志可度哉故元臣碩老多由辭科以出神宋受命遇亂興治乘輿常幸國庠親臨講席是時勲臣宿將並列藩鎮庠序雖未興而鴻儒碩生聞風以起有若戚堅素在睢水种明逸在終南皆聚徒講授髦俊歸之其後陪京方面之守臣稍請興學自景祐中范文正公作學於吳又翔於潤滕子京建於湖慶歷之盛文正公參預機

政而石守道孫明復首居太學是時仁宗開天章閣召輔臣
八人問以治要文正公復以學校爲對於是詔天下皆立學
神宗之時立三舍法置方郡教官皆試可而後授今上嗣位
申命近臣薦堪內外學官者方聖朝承平之久而長育之勤
雖瀕海裔夷之邦執耒垂髫之子孰不抱籍綴辭以干榮祿
衰然而赴詔者不知其幾萬數蓋自昔未有盛於今也凡命
教之法以經術觀其學以詞賦觀其文以論策觀其智所取
兼於漢唐而德行道藝之士參出乎其中矣然欲合二帝三
代之法使人人有士君子之器在吾君相之所潤色也始姑
蘇郡城之東南有夫子廟所處隘陋方文正公以天章閣待
制守是邦欲遷之高顯相地之勝莫如南園南園者錢氏之
所作也高木清流交蔭環醜乃割其異隅以建學廣殿在左
公堂在右前有泮池旁有齋室是時學者才逾二十人或言
其太廣文正曰吾恐異日以爲小也於是召安定先生首當
師席英才雜選自遠而至厥後登科者逾百數多致顯近緣
景祐迄今五十餘載學者倍蓰於當時而居不加闕也長文
適忝命掌學周視黉舍傾侈褊迫寒薄暑燠諸生病之來者
無所處乃與同僚議請南園隙地以廣齋廬屢諗於郡守部
刺史病財用之不給會文正之子兵部侍郎公純禮以厚德
遠業見器朝廷出自奉常制置江淮六路漕事擁使者節過

鄉上冢廼以學舍之微白公公既卽學拜文正公遺像延見
諸生感慨陳迹卽奏言蘇潤之學皆先臣所建後之久不葺
而齋室不芘風雨講習無所願給錢脩廣而今太守諫議王
公在潤先以潤學爲請有詔各以度牒十紙充其費時元祐
四年五月也前守戶部劉公理選官治役度用賦工會王公
自潤易蘇下車三日臨視興作命之裁築填汙立基如請之
數益以關賦之財助以亡命之卒完舊荆新累工逾萬葺歲
而告成不以一分取於民公堂擴如也廊廡翼如也齋室凡
二十二而始作者十爲屋總百有五十楹而初建者三之一
立文正公安定先生祠宇遷校試廳於公堂之陰榜曰傳道
庖廚澡室莫不嚴潔窈然而深曠然而明其處也寬其容也
衆南楹引愛日北牖延清風咸適其宜矣凡學田之佃於人
而隱沒者爲之括而實之屋之僦於市而已壞者爲之新而
復之養士之資由此不匱皆太守所命也夫儒者早暮孜孜
從事於典籍苟居處之不佚餼糧之不豐而責其勤難矣故
嚴其宮足其餉所以教也且吳爲東南都會自秦伯三遜天
下延陵脫屣千乘言偃以學稱嚴助以文著朱張顧陸世多
顯者此誠禮義之區儒雅之藪也今夫興學以教者豈徒貴
其中程課躡科等哉必也爲文足以貫道爲經足以通理立
於朝廷則謀王體贊國論仕於郡縣則宣惠澤興事功其餘

風所扇猶將使人老老而幼幼夫夫而婦婦室有忠信俗有廉潔然後知新學之作豈專以棟宇為哉君子謂兵部公善述其先志可謂之孝正諫公樂成於教育可謂之仁惟孝與仁於是著矣正諫公以道立朝忠精不回其治吳葢月吏民威其德而安其政晝坐郡閣專至即決已而與賓客雍容笑語沛然有餘裕方學之成吳人莫不欣悅鼓舞望車馬之來而樂芹藻之采也見命作記確辭莫獲輒係之聲詩刻之隆碣以告於後世云詩曰惟帝光宅錫民保極曷以臻茲惟教之積降漢迄唐以經以文元臣碩老世偉其人天佑神宋七聖繼德右儒尚文經緯九域肇開雍庠周設泮序興賢舉能歲幾千數維吳有學文正是興師明友諒俊傑紹登歷載五紀烝然髦士將圯其隘士罔能止翼翼膚使繼述其先建言於朝授牒易泉邦牧承命以新以廣匪憚厥勤資我教養高堂邃廡環闢羣齋潭潭其深濟濟其來孰居是堂勿尸厥職宜爾誠心傳道解惑凡處是齋勿嬉勿息道德淵源辭章潤色拱把之木長而參雲涓勺之水滌而流坤匪學之設惟材之成是明是翼永贊不平吳潛脩學記潛同里江君泰亨教授吳學學有田為豪右隱占久君條具始未聞於守相聞於部刺史轉聞於相國迄歸田且得所負積賦為錢三百五十萬有奇君曰有田矣不患無以養也有養矣不可無以安也

顧瞻學宮日頽月圯遂捐錢有事改作憲守林公介佐以他錢五十萬後來者刑獄使者王公與權常平使者王公棻郡太守李公壽朋皆相眠繼金粟財益衍用不匱什與偃立栢革腐新悉就調理舊為屋七百五十程一一皆新美矣若耆宿若宗冑若業武游學亦各有次獨童而習者教毓未備迺別敞一齋曰小學哉工於紹定戊子冬十一月粵己丑秋七月既工於是吳學益與然甲東南矣夫物囿於數者有成必有毀天地日月宇宙江山不能逃焉而所以扶持於不壞不滅者人也彼大者固已如此矣况小乎故新而久必敝敝而久必壞壞而久必泯泯學基堂於文正范公父子中更南渡歷紹興閱乾道至淳熙涉賢守數人經時數十載始大備而其積累艱難亦可喟息矣能及其敝而未壞壞而未泯疾起而扶持舉斯加彼察乎天地日月宇宙江山所以不壞不滅者斯豈不足以盡人道而宏教法哉諸生朝游而夕息景行先詰瞻文正容貌而企慕其為人其未仕也必如文正刻苦自厲以六經為師文章論說一本仁義而後可其既仕也必如文正有是非無利害與上官往復論辨不以官職輕人性命而後可其仕而通顯也必如文正至誠許國終始不渝天下聞風夷狄委命而後可誠如是矣則不負今相國今部刺史守相今郡文學所以幸惠爾學者庶幾潛言抑有述焉元柳

貫脩學記吳郡有學起范文正公而學有教法起胡安定先生當是時天下固未有學洎教事者以禮聘不以選授學非常有則甚重矣其後文正公條上天章閣十事仁宗慨然命天下郡縣皆立學又取安定學法為太學法學教因著為令至於今不廢其端蓋自文正發之而吳郡實為之權輿焉吳大邦也生齒之夥賦入之饒視他郡或相倍蓰朝廷常選重臣為之司牧其任弊獄訟詰憲禁慎簡稽時貢輸疲心力於簿書期會間日恐弗給非才敏用裕者尚安有餘智及於學哉故觀學教之廢舉而知郡政之弛張於吳為尤切矣乃至治二年冬彭城錢侯光弼自大梁移牧斯郡至之三日以故事脩禮於先聖先師顧瞻堂庭荒蕪弗治退即教授趙晉之問其故晉之曰比歲吳田敗於水廩粟之入不贏二三欲興土木其將疇資公能責其逋租而視其不可緩者完葺之學得不毀而功則有繼侯曰然為擇謹敏吏鉤校計簿而督其當輸不輸者得中統鈔五千餘緡復曰以是濟弊不猶愈於已乎既撤仰高采芹二亭而一新之乃相禮殿倫堂門廡齋館尊經閣先賢祠易撓腐為堅良化剝缺為麗密而以其餘築垣墉維一千五百尺侯曰此如痿廢之人形稍立矣使天幸賜稔吾當嗣為之明年歲則小熟侯益新浮絹贖首議以倫堂西間屋曰成德堂者改祠先賢一瓦一椽皆革其敝故

而為新美趨廊繞如觚棟翬如制雖完舊而功則倍於經始又謂靈星門實備阜應之制宜高亢而不宜庫廨掄材庀工重作三門六扉以壯禮容塗墍聖腹擇於度而止凡所經營必諦必審圖為可久毋邀速成厥既僇工釋菜於先賢卒徹觴客賁時與在賓席學之師生揖貫言曰自侯之至歲屬薦饑輶傳沓來符檄叢委人謂侯將爬梳綜理之不暇而暇加意於學侯則不然凡所以惠綏吾學者愈於整暇之時今考成有薦薦已有宴子實執爵以酬幸為我著之以示方來嗟乎不可必者天之時而可以必致者人之才時苟不偶則挾強忍之力濟通敏之才亦何事之不立而何為之不成方庚午辛未間吳中道殣相枕藉大家巨室困於征須而邱民之能自拔於溝瘠者百無二三侯之授節南來適承其餘此何時哉侯既殫慮畢智為之勞徠安輯而天終佑民克相有秋吾黨之士言觀魯侯之旂樂飲在泮之酒上倫學政而知其屈於時以時為所欲為者才敏則用裕廢者可舉弛者可張才豈能倖致之哉吳故禮義之區自秦伯逃荒端委以治周禮而教始立子游北學聖門因文學以得聖人之一體而教滋以章下逮文正去之千有餘年立朝大節光明俊偉先憂後樂終始是心守郡而建鄉學立師而得安定知孫明復張子厚之賢而開之以學問文正之學聖人之學也然則濬吳

學之淵源鼓士氣之橐籥而使之強於為善者侯之志也是
 可沒而無傳哉因併識之以諗多士明宋濂脩學碑蒲圻魏
 公守姑蘇之明年鉏暴樹良德綏化孚上下洽和百廢具興
 惟孔子廟學顛危弗治公顧瞻良久喟然而歎曰皇帝大興
 文教詔頒明經六藝諸科嘉惠多士將以人文化成天下今
 敝陋至是非所以靈承帝意公即捐俸為倡唯興脩是圖其
 僚屬與郡之人士驩然而趨功以廟言之穹殿脩廊敞以靈
 星之門以學言之倫堂中居兩廡相嚮挾以六齋以達於前
 門至善之堂尊經之閣又巍然而聳其後向也棟撓級夷黝
 昧而無輝今焉丹雘炳煥簷牙而翬飛已而泮池有梁采芹
 有亭先賢有祠亦皆次第就緒而公拜蜀省參政之命將之
 官有旨還守姑蘇民大欣慶公復命補其牆墉四千八百尺
 有奇唯廟學之前乃吳江甯開之圍局於封畛蹙迫殊甚至
 是從化盡以其地六百尺入於學宮始獲闢門於前用正地
 勢內歷洗馬來秀二池架梁以通往來外臨康莊左右有坊
 曰狀元曰畫錦其嘉名符契若有開必先者閣後之地奪於
 比鄰公察知其奸稽官書以為證比鄰詞服其地乃歸又懼
 遠而或湮也遂圖廟學四疆勒石志之始事於洪武六年正
 月甲子訖功十一月較之承平舊觀或有過無不及焉公帥
 其屬執豆籩具脯醢以成功告觀者莫不嗟歎自兵興以來

學教所在蹂踐為墟而姑蘇幸僅存非公之至幾何不與之
 俱廢乎教授貢穎之既宣力始終復使訓導張田請記其事
 以垂不朽惟蘇之有學實始於范文正公益公景祐初出守
 鄉郡遴擇南園請於朝而建焉為其師者則安定胡文昭公
 也計當時人物固嘗盛矣數百載之下仰其聲光慕其風烈
 每使人發不可企及之歎自時厥後雖守有賢愚學之興廢
 靡常二公過化之地流風遺俗終未泯也况今遭逢有道之
 朝得良二千石為之師帥豈徒然哉然公興學之志不下范
 公者也則夫坐臯比而談經藝者其必將取法於文昭乎明
 體適用之學吾知駸駸然嚮盛在家則孝於親出仕則忠於
 君而無負公作興之意苟不知務此摘英擷華而為譁世取
 寵之具非區區所敢聞請以是刻之麗牲之碑蘇之人士庶
 幾知自勗哉公名觀字杞山碑為脩學作前代興造各自有
 記皆不書系之以詩曰姑蘇之墟有川滌滌折趨南園滙來
 東流靈氛中啓煥爛弗收自非聖師疇協其休昔有哲人出
 綰郡章乃構學宮乃建廟堂廟堂堂章章學宮將將袷佩洋
 來翔來翔盛衰相因揆理則然風摧雨蝕上漏旁穿矧丁艱
 虞烽火相連誰一舉臂持危扶顛大明當天九服攸同櫬槍
 斂翳奎壁吐芒眷我魏公來泣大邦屢形於言我敢怠遑既
 率部封復登府僚分勞授事具乃教條曾不一期厥功孔昭

化此朽腐鬱為岩巖孰敦化原孰築教基孰隔民彝匪學曷為我語蘇人公豈爾私耳目苟具必致其思思之如何法孝與忠二者無愧行將天通震澤有石其堅比銅史官勒辭用昭無終王彝新建南門記惟蘇州學肇基於范文正公父子學之左別有廟而靈星門南不數步即畫於鄰垣於是旁趨東偏以為門而地勢鬱塞大不稱蓋鄰垣之地廣袤若干畝在宋為錢氏園及元而業更甯氏先後為郡者屢欲拓之然不可以力得至正間郡守六十公乃以學廩之羨買其地於甯開得其三之一暨入國朝前國子祭酒魏公以正學碩德出守茲土政脩令行大脩廟學而宏博壯麗實踰舊貫未幾開悅公化盡以其地歸焉公因命教授貢穎之繪圖而經營之郡人士願出私錢以助乃通道自靈星門以極於南城之涂凡若干丈故有洗馬池適當其前又有狀元畫錦兩坊適拱左右遂表文廟之道於洗馬池南而架梁以入其道南北之半故又有假山山之陰有池曰來秀其水自太湖入南城之池注之來秀自來秀南流則匯之洗馬而止其北流則歸學之泮池而止又即來秀池南闕假山遺址為門以正南面焉至是而廟也學也出入之道殊矣故入其門以循池之東以趨於廟出其門則折而西又折而北為梁渠上者再以達泮池之梁始趨於學示神人之不可雜也方廟學告成翰林

侍講學士金華宋公既為之記穎之以為此一役也范公所未得為而魏公乃得為之始終幾三百年而廟學大備有不可不特書者爰以狀使彝記之彝也幸從公游不敢固辭於是具書公建門之績與歸地始終俾刻焉至如孔子之道萬世遵行者孰不知之茲不敢勦說而瀆言之也門之新作在洪武六年正月甲子至十月丙申落成糜錢若干役工若干魏公名觀字杞山湖廣蒲圻人世之學者皆稱之曰蒲圻先生云吳寬脩學記蘇有學於城南實創於魏國范文正公更五百年來所以脩葺而開拓者惟賢守是賴至於今日規模益壯天下之言學者莫過之故四方賢士大夫之道郡中以一游其地為快然猶病文廟與學之弗稱也蓋其制作非特視學為陋歲久且敝爾乃成化壬辰鄱陽邱侯霽來知府事政既克舉境內悉治歎曰事神吾職也有如文廟敝陋孰任其過然吾未敢專也乃請於巡撫都御史洛陽畢公公從之則計財度工擇日而從事始改作大成殿於舊址之北而侵於西者二丈有奇復作靈星門南與殿直以甲午三月興功垂完而侯報政於京遂去任矣其年蠡吾劉侯瑀自監察御史超擢來代政治益善視此舉非得已而前功所當繼也未幾殿與門竟成既而若兩廡若戟門若神厨皆以次改作崇庫廣陞悉合程度言言潭潭迥異舊觀而廟與學始稱矣

他日教授林君智輩合言於寬以二侯之功不可泯者願記之以示後人嗟夫孔子之道大如天地與之相參高如日月無得而踰萬世之下被其膏澤者豈區區土木所能報其功耶而人復為此無亦盡所以尊崇之禮以免有司之過爾蓋比歲儒臣建請有欲加以籩豆侑舞之數者下羣臣議議者亦謂此不足為孔子輕重而朝廷竟從其請行於天下惟所以尊崇之者無所不致其極也詔下為丙申之秋適功告成及丁祭之期籩豆既陳侑舞斯列而棟宇深廣足以有容觀禮者美之雖然二侯之意豈徒為是勞費以充郡中美觀者哉禮行於斯樂奏於斯致尊崇於斯固所以申其報本之私若夫瞻拜之頃廟貌尊嚴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豈無油然而興其希賢希聖之心者乎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二侯之深意安知不出於此且是廟之作凡以事神也惟夫前後之相濟彼此之無嫌而一出乎公其功遂不至廢推此道以治民此民所以同歸於治也與寬故學之諸生也於二侯無能為役因諸君之請敢忘其淺陋而書之初學在廟街之東凡出入於學者必涉街以行邱侯以神人之分當嚴也顧旁近多居民既喻其意皆樂徙去乃徙其門於靈星之西更為門於泮池之北以達於廟然後廟左學右截然以正後有賢守以廟學為事者其尚脩之葺之以無墮其成功

也哉王整脩學記蘇學於天下為第一有深廣鉅麗之稱而比年乃若弛壞予問過之則頽垣欹榭圯城習沼所謂尊經閣者殆將壓焉過者睨而弗敢登甚者飼馬於軒樵蘇於圃日以就廢惡觀所謂鉅麗者哉守土者非不知學教之為重顧以公私殫耗何敢議焉歲時視學嘗然為弗知也者過之諛曰時不可為也會安成張君鼂山奉詔董南畿學政至則喟然歎曰昔聞蘇學之盛今若此不即是維風化之首敢有弗虔百孫君樂時以御史按吳中亦曰是維風化之首敢有弗虔百凡之費我其任之金華徐侯讚適知府事遴選厥使經畫指授必慎必精且捐金以飲其費期年予復過之則其垣坊以峻其塗甃以夷其池甃以潔凡大成殿尊經閣明倫毓賢堂先賢祠皆巍然巖然餘若杏壇射圃會膳之舍游息之所道山嘉會諸亭橋梁門廡罔不煥然圭潔復於舊觀諸士欣欣和會相率來言曰昔魯僖公脩泮宮詩頌其美漢文翁興蜀學史載其蹟蘇學之廢且久一旦起而新之不知費士樂其成則向所謂時不可為者其然乎不有紀載奚示來世子惟斯學之廢三君子既起而新之學政之廢其亦新之以復於古乎三代之所以為教與學者其可知已患在知之不能繇繇之必自近始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蘇學之翔建自宋范文正而胡安定實始教焉其流風餘韻尚有存者繼今教

於斯者其必曰安定之遺吾敢曠厥職學於斯者其必曰文
正之遺吾敢情厥學風化丕變人才蠟興他日出而為世用
稽古愛民有若安定者乎先憂後樂有若文正者乎斯無負
國家化育之典實三君子作興之意也故述以告本朝湯斌

脩學記康熙二十三年歲在甲子

天子以治定功成行古巡守之禮冬十月
車駕至蘇州詢問民俗告誠有司還至曲阜祭先聖廟拜獻之

儀視前代有加親灑宸翰題其廟額詔天下脩葺學宮

學見殿廡門垣日就頽弛明倫堂岌岌欲傾慮無以仰承

聖天子興學重道之意受事方新未遑興作明年二月蠲俸倡

始藩臬庶僚飭材鳩工電勉襄事栾棟榱桷楹礎之殘缺者

易之丹雘髹漆之漫漶者新之祠齋庖庫之久廢者興之締

構堅貞典制具備泮水疏通遠接太湖松檜椅桐之屬種植

千本閱十月而訖工於是躬率僚屬行釋菜禮定期講學於

堂諸生執經問業遠近咸集又明年三月斌奉輔導東宮

之命瀕行進諸生而告之曰此地自范文正公建學胡安

定立教於今六百餘年矣名卿巨儒項輩相望諸生肄業於

斯其所以紹述先哲仰答

天子作人雅意者果安在乎國家興治化在正人心而正人心

在崇經術漢儒專門名家師說相承當詩書煨燼之餘儀文
度數之目刪定傳授之旨猶十一於千百且其時選舉不以
詞章通經學古之士皆得上聞朝廷定大議斷大疑博士據

經以對故其時士大夫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孝弟廉謹之

行更衰亂而不變此重經術之效也其後虛無寂滅之說盛

聲律駢儷之習工而經學荒矣宋濂洛關諸大儒出闡天

人性道之源流故天下知性不外乎仁義禮智而虛無寂滅

非性也道不外乎人倫日用而功利詞章非道也所謂得六

經之精微而繼孔孟之絕學又豈漢以後諸儒所可及歟宋

史道學儒林釐為二傳蓋以周程張朱繼往開來其師友淵

源不可與諸儒等耳而道學經學自此分矣夫所謂道學者

六經四書之旨體驗於心躬行而有得之謂也非經書之外

更有不傳之道學也故離經書而言道此異端之所謂道也

外身心而言經此俗儒之所謂經也宗洙泗而禰洛閩人心

之所以正也家柱史而戶天竺世道之所以衰也今聖朝

尊禮先聖表章正學士子宜知所趨向矣吾恐朝廷以實求

而士子終以名應也苟無驚乎其名而致力於其實則亦曰

躬行而已矣故學者必先義利之辨謹誠偽之關則富貴貧

賤之非道不處不去必畫然也造次顛沛生死禍福之間不

可移易者必確然也毋為枉尺直尋之事毋作捷徑苟得之

蘇州府志 卷十六 學校 七

蘇州府志 卷十六 學校一
三
媒寧拙毋巧寧樸毋華寧方毋圓戒懼慎獨之功無時可間
子臣弟友之職不敢不勉不愧於大廷亦不愧於屋漏則發
為議論自能息邪距諛而鄉原楊墨之教不得騁也出為政
事自能尊王黜霸而管商申韓之政不得施也其斯為真經
學真道學也已否則剽竊浮華講論踐履析為二事即誦說
先儒世道亦何賴乎當文正公時中庸猶雜戴記中公獨舉
以授橫渠公之深於經學可知矣安定之教以經義為本當
時太學取以為法宋世人才之盛實基於此諸生為鄉邦後
進其亦有所興起乎蘇郡人文四方所則效也所以佐成
聖朝之治化者予實有厚望焉諸生請書其言為記

先師廟宋元舊稱文宣王明嘉靖十一年改今稱

本朝因之康熙二十三年

聖祖仁皇帝頒御書額曰萬世師表雍正三年

世宗憲皇帝頒御書額曰生民未有乾隆三年

皇帝頒御書額曰與天地參今制殿覆以黃瓦歲春秋仲月上

丁日記以太牢

舊用少牢雍正三年改牲

四配

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

十哲

先賢閔子損冉子雍端木子賜仲子由卜子商冉子耕宰子

予冉子求言子偃顓孫子師

本朝康熙五十一年升宋儒朱子熹為先賢列十哲之次乾隆

三年又以有子若列十哲之次

兩廡

先賢澹臺滅明宓不齊原憲公冶長南宮适公皙哀商瞿高

柴漆雕開樊須司馬耕巫馬施公西赤顏辛梁鱸曹卹冉孺
 公孫龍伯虔冉季秦祖漆雕哆顏高漆雕徒父壤駟赤商澤
 石作蜀任不齊公夏首公良孺后處奚容蒧公肩定顏祖鄒
 單句井疆罕父黑秦商榮旂公祖句茲左人郢縣成鄭國燕
 伋原亢顏之僕廉潔樂欬叔仲會邾巽狄黑公西輿如孔忠
 公西蒧施之常陳亢秦非琴牢申棖左邱明步叔乘顏噲
 本朝雍正三年增祀遠瑗復林放復秦冉復顏何復牧皮縣直
 公都子樂正克公孫丑萬章升宋儒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
 邵雍為先賢

先儒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孔安國毛萇董仲舒杜子
 春后蒼王通韓愈歐陽脩胡瑗司馬光楊時胡安國羅從彥
 李侗陸九淵呂祖謙張栻蔡沉真德秀許衡薛瑄胡居仁陳
 獻章王守仁

本朝康熙五十三年增祀范仲淹雍正三年增祀鄭康成復諸
 葛亮范甯復尹焞黃幹陳淳何基魏了翁王栢趙復許謙金
 履祥陳澹羅欽順蔡清陸隴其乾隆三年增祀吳澄
 崇聖祠舊曰啓聖祠祀叔梁公以先賢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
 配先儒周輔成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雍正元年

詔封

先師五代王爵肇聖王木金父裕聖王祈父貽聖王防叔昌聖

王伯夏啓聖王叔梁紇祠改今稱增宋張迪從祀

以上縣學同

范文正公祠祀宋叅知政事魏國公仲淹以公子將作院主簿純佑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許國忠宣公純仁尚書右丞周國恭獻公純禮龍圖閣直學士純粹配初宋元祐間郡人朱長文掌教事始立祠於禮殿後明天順四年知府姚堂徙建泮池南

胡文昭公祠祀宋安定先生瑗初配祀范文正公明弘治二年知府孟俊始建專祠於范祠左十七年知府林世遠遷朱長文主入祠配祀

韋公祠在泮池東北祀唐蘇州刺史應物舊曰集賢祠自宋有之明嘉靖四年知府胡纘宗考正親書木主天啓四年巡撫都御史周起元以濬臯橋南河所出異石置祠堂中先是脩學工竣有光燭天郡人以爲祥名瑞石云

况公祠在儀門西祀明蘇州知府鍾舊有祠在吳縣學中後圮

本朝康熙四十八年知府陳鵬年建移吳鬱林太守陸績廉石

置祠堂中

石舊自績故宅移置北察院再移此

于清端公祠在儀門西祀前兩江總督成龍康熙四十六年建

湯文正公祠在儀門西祀前巡撫都御史斌康熙二十六年建

張清恪公祠在明倫堂西祀前巡撫都御史伯行康熙五十六年建公書院後改專祠

陳恪勤公祠在況公祠西祀前蘇州知府鵬年雍正六年建名宦祠初與鄉賢合爲先賢祠明成化二十三年提學司馬亞分立在禮門東南今仍其地祀漢都尉任延太守第五倫督郵鍾離意太守張霸晉太守鄧攸內史袁山松梁太守何敬容郡丞江革唐刺史蕭定王仲舒觀察李德裕長洲令滕遂宋知軍州孫冕章岾通判徐奭知府王佐趙與憲明知府

姚善提學孫鼎知府況鍾朱勝林鸚提學陳選巡撫王恕知府曹鳳沈萃禎恤刑郎中孫燧知府徐讚聶豹王儀姚堂巡撫海瑞知府蔡國熙孫成泰鈔關主事許彥巡按御史周如斗甘士价提學御史耿定向陳子貞巡撫周起元周孔教提學倪元琪推官袁可立長洲知縣祁承燠嘉定知縣陳一元本朝知府徐應召同知師佐巡撫馬祐糧道方國棟康熙二十年巡撫都御史湯斌增祀吳行人伍員唐巡撫使狄仁傑刺史李栖筠白居易劉禹錫狄兼暮李紳吳越節度使錢元璪宋知軍州滕宗諒通判司馬光李禹卿知府孫覺王觀莊徽胡松年李光蔣璨洪遵虞允文王遂常懋汪應辰文天祥

張世傑推官蕭燧通判賈公望知府周葵元總管道童師克
恭明知府魏觀侍郎夏原吉巡撫周忱李秉彭韶侶鍾提學
蕭鳴鳳知府胡纘宗同知任環巡撫祁彪佳知府陳洪謚兵
備凌義渠罷祀唐韓滉是後至今歷年增祀者明長洲知縣
李實

本朝巡撫周國佐慕天顏湯斌布政使丁思孔提督梁化鳳糧
道史啓賢兩江總督傅臘塔馬鳴佩叅議道韓佐周遊擊趙
弘印巡撫宋犖漕運總督郎廷極吳縣知縣吳存仁兩江總
督范承勳提學許汝霖邵嗣堯張榕端張泰交余正健張元
臣布政使劉鼎巡撫張伯行知府陳鵬年梁穆驛鹽道蔡琦
督糧同知石文晟巡撫徐士林

鄉賢祠明成化二年提學司馬堊分立在禮門西南今仍其
地祀商巫咸周季札漢角里先生周術龍邱萇吳陸續張翰
梁張嶷陳張昭唐陸元朗陸贄陸象先顧少連張鎰麴信陵
陸龜蒙丁公著宋程師孟陳之奇朱長文滕茂實王蘋王葆
李衡范成大龔明之胡元質衛涇元朱德潤明楊翥吳訥陳
祚陳鎰劉鉉葉盛韓雍吳寬文洪王鏊毛澄尤安禮陳繼張
翥王永和李傑孔鏞俞士悅沈林周詔徐禎卿都穆魏校周
用吳山顧源朱希周陳霽徐源伊敏生陸粲楊昇楊循吉文
徵明王穀祥顧存仁王庭袁洪愈王敬臣朱統陳鏊陳璠陸

師道張基王禹聲顧汝玉袁尊尼湯珍李鴻楊成申時行袁
一虬金世龍吳之佳歸子慕文彭文嘉伍袁萃陳允堅周宗
建周順昌徐如珂朱祖文袁年陳仁錫管志道錢有威顧九
思張文奇楊大滌龔元祥顧其志文元發顧其國李志學陳
元素文震孟繆國維朱陞宣申用懋申用明毛文煒金應照
過龍許朝相許自昌丁元復徐烈朱希文毛維張

本朝金志孝顧所載沈應明金之俊尤淪陳濟生顧天朗朱嘉
遇席啓圖徐枋沈滉錢震翀錢中諧

按名宦鄉賢之祀所以崇往者勸來今最有裨於教化明
之中葉陸粲等持清議於下胡纘宗等核定論於上未嘗
不詳且慎也歲久漸增以迄於茲過而存之者托善善欲
長之義假而不歸者援有舉莫廢之文不知無美而稱之
吏民爲媚其長子孫爲誣其先死而有知處非其據其能
安平跡其著者如延陵季子配食至德廟伍子胥古有專
祠祭不欲數毋乃可已至漢之王充爲郡治中宋之朱公
綽有功建學宜在祀典太倉州縣割不隸郡其牧令之賢
者從而徙祀亦禮也或闕而待補或濫而須汰有是
是非非之君子必不違斯民直道而行之本性矣

教授宅在明倫堂後

訓導宅在禮門外西

師生員額

宋置教授學正學錄直學元增訓導初由州府選聘以請於
朝其後太學立三舍法試可乃授閒命近臣薦舉充之生徒
來學不限多寡明制教授一員訓導四員學生始有定額
本朝教授訓導各一員廩膳生員四十名增廣生員四十名附

學生員不限額遇提學歲科兩試每次由所屬州縣撥入二十五名武生歲科併試共二十名雍正八年以太倉改直隸州鎮洋嘉定寶山崇明四縣屬焉自後府學每試止撥入附生二十名武生一十七名

學田

宋景祐元年始立學詔給田五頃以贍學徒

紹興間撥給廢寺沒官田餘一頃

戴溪記東陽倪千里起萬以紹興癸丑分教姑蘇始

至計糧入不足以養士考核宿弊學有羨積增養士員彬彬盛集矣起萬慨然曰學敦義之聚非徒養士也事關風教非學敦誰實主之顧財力不可為爾漫不度羸縮侵費養士曰我將為義是又好名者過非吾志也因以告諸部使者今右司郎中黃公適得廢寺沒官田餘一頃先有佃學田多取羸或不平爭之訟久不決黃公歸其田於學使自為官莊視舊

額增米三百石合前所得田為米三百五十石有奇起萬曰是可行吾義矣請隸職於學者九人使得與學正錄錢糧官同主之因定其規約歲取其入祠祀文正范公及教養其遺孫三人士有入太學與薦名登科第者助其費有差文武士宗子皆預焉至正會拜春秋釋奠其與行禮凡費於此乎出又將斥其餘以助士貧而親不能葬與嬰孩之遺棄者約既定學以其議上於府守王公慨盡心學敦與闔府咸稱善俾刻諸學與後人共守之起萬以書來求予文為記

嘉定閒判郡待制趙彥櫛撥給官田餘三頃

謝南記國家駐蹕錢塘吳為股

肱郡涵濡文教人材日盛教官養士歲費益廣宜以不足聞也嘉定戊寅判待制趙公彥櫛出在官之田餘三百畝歲可得米二百石有奇以助經費且作簡謂冷曹曰養成美才為明時需旨哉斯言公之愛士乃所以愛國其仁豈有既哉是秋提刑攝府事即今右史王先生棐也參稽前此弛其征入由是學宮益霑全惠而終始贊其決者僉判趙君與憲為有力焉南不才分教蒙此巨助詎敢沒其實用叙大略併與公帖存之庶幾來者有考云

紹定閒教授江泰亨復冒沒田餘六頃又歸羨田餘四頃

陳耆

卿記按吳郡圖刻建學坊文正范公主學坊安定胡先生先生學法傳天下未墜學宮在一州亦未廢也而田有不守者蓋公斥勝地為宮又擇沃壤為田更建炎亡其籍而紹淳之石與版獨爛如也不幸漁於豪民之手黠吏羽翼之株遠穴深漫弗省治故在常熟縣為田千六百九十畝而租之入者僅千畝焉蓋十有九年更幾部使者郡守不能直幾校官不得直而得直者江君泰亨能直之者林公介章公良朋司馬公述也方林公之攝守也江君力以告公力主之已而章公為守又力主之既主之直矣有撼者司馬公為使繼直其事遇林公再攝守復深直其事遂得直蓋歸其冒沒六百二十晦又歸其間羨四百餘晦士類起舞矣迺並祠三公於學而請記於余余惟三代盛時無地無學而無家無田故學之宮不待與田不待給而所謂良民者即其所謂秀士也其後士與民二矣給之田以助學蓋將使士之秀者專之而迺使民之無良者奪之其於義何居而不知此邦之田則文正所給之田也給以助學則安定所主之學也自景祐以來言哲輔者孰如文正言明師者孰如安定二賢光氣覆罩八表豈以一州親沐嘉澤親染餘誨而可廢隊之乎以十有九年之湮沒而還之一朝其還者時也所以還者人也此三公之所以有賜於學也人知三公之賜之深由其主之之力而不知江

君之請之力其賜槩不淺也雖併祠可也夫三公治文正之地而江君司安定之席者也或主養或主教一也凡爾多士因其養而迺其所以養如見文正焉因其教而迺其所以教如見安定焉以是學古窮經砥操厲行未達則治已達則治天下國家將使事業顯融名聲輝焯後之人見其盛而推其所自曰吳學之士也不負教與養者也其豈非三公與江君之意夫其豈非文正安定之意夫

明嘉靖三十六年郡人給事中顧存仁助長洲縣二十四五

等都田一頃溫景葵記蘇郡儒學甲天下考之碑志宋景祐開嘗給田五頃以贍學徒嘉定開判郡待制趙

彦楠復以官之閒田三百畝助經費則蘇學嘗有田矣國朝定制師生有祿有廩而祭祀脩理屬之有司固無所他需然文學日盛弟子員不啻十倍於宋而貧乏者率居其半昏喪疾病無可調予深歎於衷仰愧前人一日巡撫都御史曹公邦輔提學御史趙公鏜巡按御史周公如斗各移檄以前給事中顧公存仁少嘗游郡學願割本戶長洲縣二十四五等都腴田百畝永充府學繕脩賑給之助倡義禪學實為盛舉其田稅可照餘米開荒科糧補豁則其租俾該畝里役每畝

入米九斗每石照承豐倉例折銀三錢五分每歲共納銀三十一兩五錢貯學以俟支發公私兩便與文正朔學之義後先媲美宜刊石置學昭示久遠予讀之竊歎曰昔文正公之在宋也被遇仁宗以天下事為己任以明道講學拔賢才厚風俗為急故其立朝則幾致太平其守鄉郡則割善地朔學延明師以淑後進忠義之氣越禩五百耿耿如日星儒先學士論近代人才者未嘗不以公為稱首其謂有功於道於學信不誣矣今顧公方以直諫忤時久斥未復而能亟為此舉其真善學文正者乎夫學之所養者士士之所學者聖賢也學聖與賢而守身蒞官不以文正為準的則所學謬矣以文正自期而舍忠與義則其謬益甚又奚足與之言學哉景葵少為諸生竊嘗嚮慕於公茲忝牧公鄉郡履公舊學以教養為職而瞻學之謀因循未舉乃為給事公先焉為負所學多矣敢不懋勉於將來

四十二年同知徐師臯助置長洲縣仁三畝田二十七畝八

分池地一畝八分中三十一都田一十三畝四十四年知府

徐節助置長洲縣二十九都田七十畝

申時行記昔三代盛王其教養之法可考

已田里溝洫以授民使民嬉游作息於其中而無凍餒咨嗟之形塾序庠學以造士使士藏脩弦誦於其中而無淫泆恣睢之習其義深矣然譽髦之士即俊秀之民也而先王羣之使入於學亦以振之飽煖之餘而穀之既富之後當是時田不隸於學而士未嘗不食於田其俯仰足依而心志不亂故能養其德行道藝之成以興教化風俗之美噫何其盛哉井田廢比閭失業民既無所藉以為善而號為士者亦往往陌於阨窮故有短褐不完藜藿不厭而獨行君子之德者有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而曳屣歌商頌者有易衣而出并日而食而上不荅不敢以疑下不荅不敢以諂者至於周恤問餽之典又濶疏而莫之舉行士之窮亦既甚矣夫士雖食貧所以自樂而使饑餓於土地則誰任其恥哉故學田之設亦所以通既變之法脩已廢之典而不失乎三代教養之遺意者也吾蘇郡學荆建自范文正公始公嘗擇沃壤以贍學徒蓋蘇學之田向已國家隆重文教人才之盛負軼前代顧博士有祿弟子有廩而學田獨闕徐侯來守是邦慨然太息乃捐俸易田繫之郡學為畝若干歲課其入若干士之困者疾者突不黔者喪不榘者皆有給焉方是時吳中厄於淫潦民幾為魚而征調不休倭夷繹瀕海之民猶荷戈也救荒禦寇之策蓋侯之所日夜勞心而不遑者宜其視學校為緩圖

矣而學田之置顧汲汲焉其先教化厚風俗之盛心豈淺淺哉夫侯履文正之鄉而續文正之舉其必有以心文正之心者吾聞侯約已裕民持廉率職卓然有素絲羔羊之風而祿入之餘復舉以瞻學校其心文正之心章章著矣侯既效法文正而後之守是邦者或效法於侯則所以加惠士髦者永永無極而孰非侯之賜哉吾既以頌侯又以冀夫心侯之心者庶三代教養之遺意常存勿替焉是又吾蘇之幸也

隆慶六年撥沒入官長洲縣南三十一都田一頃

潘整記古者千乘之

國以養士而子輿氏陳王道必曰貴德尊士然士生於周雖無恒產亦有恒心三代而降富歲多賴非性也其所以養其身心者豫也我朝建學養士徧天下儲才毓英以裕濟世之用彬彬尚矣惟士之食餼於縣官者雖大郡方州並有程限自茲以外則於俯仰無累既富方穀者能必其人人同乎則仁人君子為師帥司教化能無蹙然於此耶其所以為弟作興菁莪樸棧必有曠世相感而加惠於無窮者矣今操院張公保障南畿既江防寧謐則軫念蘇庠惠及窮困爰咨爰議戢彼巨猾顧存善者薄罰膏腴檄郡追徵以資多士適整以勾當公務負弩金陵謁公臺下公溫顏相諭謂世無恒產

曷所於賴茲有沒入官田為畝者百給學歲收以繼諸生膏火務謹收斂清出放俾有實惠然非刻石無以詔將來屬整

為記

萬歷三十五年提學楊廷筠助置長洲縣上十一都西二十

二都田一頃五十四畝

申時行記

按王煥如學志天啓七年提學陳保泰准業戶徐道本張寵畢成名繳價領歸田九十八畝四分崇禎三年更置長洲縣上十四都田八十畝十五年提學宗敦一准業戶王嘉賓繳價領歸田五十一畝六分易置長洲縣二都田四十三畝共減田二十七畝租入仍如原額

四十年巡撫都御史徐民式撥同知許爾忠署理鈔關餘羨銀助置吳縣九都十都田一頃八十九畝四分七釐四毫

申時

行記

按學志崇禎十五年提學宗敦一准業戶金伯繳價領歸
易置長洲縣婁字二畝田一頃減田八十九畝四分七釐
四毫租入
仍如原額

四十五年鈔關主事張大猷助置吳縣二十七都田一頃長

洲縣上二十一都田一頃內長洲縣田為業戶張經欺冒缺五畝

崇禎元年巡撫都御史李待問提學御史陳保泰巡按御史

王珙撥給常熟縣沙田七十九頃三十五畝二分九毫

按學志是田初為江陰民王國寵開墾崇明奸民爭奪成訟臺檄給學尋以巡按御史饒京括州縣冊外起科錢糧彙題抵餉仍歸常熟縣徵收

名宦祠公田明嘉靖四十三年同知徐師臯以其父讚祀祠

中置助長洲縣田二十四畝二分供歲脩王穀祥記凡學校有文廟之祀有名

宦之祀文廟天下通祀也各宦者郡邑各祀宦於其地之賢而有功德者一方之專祀也蘇學故有先賢祠羣祀各宦鄉賢成化丁未始分祠而祀所祀歷有因革嘉靖丁亥乃重定焉今各宦自漢會稽都尉任延而下先後入祠者凡若干人莫不覈名實嚴去取協公議秩之祀典行之春秋與文廟祀同時而舉厥惟重哉其獲俎豆於斯者信非賢有德者不可也正德丙子永康復齋先生徐公讚繇弘治乙丑進士以御史擢守蘇郡公德器凝重度量寬洪心事光明才猷練達其治惟務大體不事苛細詢民疾苦而幽隱畢通究時利弊而施為有序省刑薄賦節用愛人濟海道之湮備逆藩之變尤加意膠庠鼎新廟學延名儒傳經術而文教大興士習丕振其諸善政不可勝舉化行期月報政三年士民乞留天子嘉勞進秩河南右叅政俾還治蘇蒞郡凡七年郡益大治深仁厚澤淪肌浹髓矣擢江西左叅政歷藩臬陟都憲仕至工部右侍郎未幾以憂去尋以疾終自公去蘇歲月云邁士民思慕沒世不忘乃躋祀公於各宦之祠報功崇德公議協而人心慰猗歟休哉嘉靖甲寅公之冢孫華源君師臯以詹端主簿通判蘇郡蘇之士民故老舉欣欣相慶曰此吾賢太守徐公之孫也思徐公而不見見公之孫如見公焉象賢繩武相繼為邦世德之風君子之澤又當漸被於吾蘇也君彬彬恂

恂兢兢翼翼丕承先烈恪守官箴廉白是將夙夜匪懈職脩而政舉名實加於上下擢同知蘇郡履寵若驚慎終如始清操益勵才譽益彰居官盈十年視篆徧各屬所在著績薦剡旌書交騰疊至累數十未已也君在郡每朔望詣學謁廟必敬拜先公於祠若睹儀形而聞警欬者寮屬羨之士民榮之君猶歉然懼他日將違瞻仰思爲永圖謂祠宇實妥靈之地歲當脩葺我其助之癸亥恭進袞衣例給公費君辭弗獲則捐白金五十兩屬教授進士潘君儻買良田籍之學歲收其入儲之以備脩祠之助潘君白之郡郡聞之院司皆嘉獎報可則奉行唯謹甲子君擢廣西太平郡守行潘以田記屬子子惟學之有田其來尙矣未聞名宦祠之有田也有之自今華源君始是舉也有四善焉捐公費而不爲已私廉也昭先德而以詔來裔孝也圭田可以供祭祀禮也公田可以助學校義也本於孝成於廉起於義合於禮一舉而衆美具矣夫先喆抑亦風勸後人吾知聞君之風者將必興廉興孝由禮由義士習革滄民德歸厚其於教化豈曰小補之哉又聞蘇祿朱公而其子長文實典教事皆相繼有功德於學當時盛事也今復齋公功德在學躋祀名宦而華源君繼志述事復

爲義舉此其積功累德與范朱二公世濟之美曠代而相符也豈不重可嘉尙也哉予故樂爲記之

以上田租歷代常有增置旋多占隱

本朝康熙五十二年布政使楊朝麟核實在田六頃八十九畝五分七釐四毫分屬教授訓導司出納內各宦祠公田二十四畝二分亦籍焉舊志又有道山亭西地東嘉會廳南嘉會廳基徂徠堂東地徂徠堂南池地等租本校官以隙地僦民種蔬魚取給故刪不載按舊志郡學地延袤一萬九千丈周一百二十五畝有奇學志則云周一百五十五畝有奇總而計之曠者必多今未加丈步止志其槩云

紫陽書院在府學內尊經閣後康熙五十二年巡撫都御史張

伯行建擇所屬高材諸生肄業其中中奉朱子木主事聞
 聖祖仁皇帝御書學道還淳四字額以賜是年伯行撥吳江縣
 水北菴僧入官田以廩諸生雍正三年布政使鄂爾泰增廣
 學舍建春風亭於中堂之西十一年

世宗憲皇帝賜帑一千兩令官置田十三年巡撫尙書高其倬
 撥給罪贖銀并變賣廢祠銀置田乾隆三年巡撫都御史楊
 永斌奏請撥帑四萬兩生息增諸生膏火十年巡撫侍郎陳
 大受以元和縣學訓導吳中衡請歲於田租內撥銀八兩爲
 書院中朱子祀典祔以張清恪公伯行十三年知府傅椿重
 脩改建大門爲東向

張伯行記東南文學之盛自言氏受業於聖門得其精華歸而教其鄉厥後英

才蔚起代有其人故聲明文物甲於海內流風至今不墜我
 皇上御極五十二年中間以文章大魁天下者三吳之士居大
 半孰非

聖朝禮樂教化漸摩使然不佞中州鄙人謬膺
 簡命撫臨茲土數載於茲顧不能宣揚
 上德於萬一不有忝斯任乎竊念服膺於朱子之教有年稍能
 窺學問之大槩今爲諸士子陳之昔吾夫子設教洙泗及門
 之士至三千有餘而惟顏會爲入室其餘雖各有所造就而
 不無偏全之別及至後世尊德性道問學分門立戶幾成聚
 訟朱子之道迭明迭晦於五百年之間迄未有定論惟我
 皇上學術淵源躬行心得默契虞廷十六字真傳獨深信朱子
 所云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返躬以踐其實其道大
 中至正而無所於偏純粹以精而無所於雜
 欽定紫陽全書以教天下萬世其論遂歸於一始知學者之所
 以爲學與教者之所以爲教當以紫陽爲宗而俗學異學有
 不得而參焉者矣不佞樂與多士恪遵
 聖教講明朱子之道而身體之爰建紫陽書院地度於學宮之
 旁材取於僧廬之毀工成於農隙之餘中爲崇祀紫陽夫子
 之堂旁爲諸生講學藏脩之舍庖廩湔浴靡不畢具經始於
 癸巳之冬落成於甲午之春墜茨丹雘翼如巖如諸士子可

以朝斯夕斯若工人之居肆以成其器矣夫所謂道者在人倫日用之間體之以心踐之以身蘊之為德行發之為事業非徒以為工文辭取科第之資已也諸士子勉旃勿務華而離其實亦勿求精而入於虛他日學成名立出而大有為於天下庶無負不佞養賢報國之志云

康熙五十二年撥吳江縣嚴墓田三頃七畝五分二釐五毫

今分隸震澤縣

雍正十一年

賜帑置長洲元和二縣田二頃八十一畝六分零內埤荒田三畝六分三釐

八毫又低瘠田四十二畝八分乾隆元年易置元和縣田二十三畝七釐三毫

十三年增置元和縣田二頃七十八畝九分七釐八毫又二

十三畝一分三釐內埤荒田二畝七釐五毫

吳縣學在縣治西南宋景祐初設始在舊縣治東南盧志今三皇廟基

紹定元年知縣趙善瀚移建賓興坊貢院南講堂曰明倫四

齋曰登賢升俊育德尙志憲使林介撥公田贍之嘉熙四年

知縣魏廷玉主學孔鸞重脩淳祐七年知縣趙汝澄一作證或作社

又脩建采芹亭風雩壇元至正九年達魯花赤馬祖憲新殿

堂齋舍更塑

宣聖四配像繪從祀先賢於兩廡之壁十九年縣尹張經為櫺

星石門二十四年縣尹楊彝又脩之明洪武二年知縣曹文

綱脩姜漸記五年知府魏觀闢射圃建觀德亭宣德九年巡

撫侍郎周忱知府況鍾奏遷今地王志昇平橋東偽視舊四司徒李伯昇故宅

倍以廣通為屋二百三十餘楹弘治十年知縣鄺璠徙學門使直移校官宅於後圃購民居拓學前地鑿泮池為石梁又於學東拓地為射圃作觀射亭王鏊記正德元年知縣劉恒相地勢填平洿池移門稍東偏折旋以入又葺明倫堂及兩齋饌堂皆如制表綽楔於廟前曰儒宗林符記二年又構屋二十四間於學外為外號以待士之攜家來學者自為記嘉靖元年知縣劉輔宜脩劉纓記四年巡撫都御史吳廷舉檄知府胡纘宗知縣楊叔器盡撤舊構而新之改儒宗坊為狀元又跨街立會元解元二坊六年知縣蘇祐竟其役二十年知縣張道移啓聖祠於廟門東朱希周記又改狀元坊曰首邦文獻東曰仰

聖西曰興賢二十六年知縣宋儀望三十九年知縣曹自守四十五年知縣魏體明迭有脩葺萬歷九年知縣傅光宅重建尊經閣脩廟廡堂署楊成記二十八年知縣孟習孔二十九年推官署縣事鄭鄂踵脩巡撫都御史曹時聘巡按御史何熊祥知府朱燮元皆有助申時行記三十二年知縣曾汝召移首邦文獻坊置縣治前四十三年知縣周爾發脩崇禎元年知縣陳文瑞脩復奸民侵地浚內外河申用懋記九年知縣楊雲鶴教諭計鴻勳出贖鍰繕葺重建啓聖祠李模記十四年廟梁壞知縣牛若麟脩鄭敷教若麟各有記本朝順治十一年教諭夏鼎率諸生金之鉉等白諸憲使復奸

民侵地康熙六年布政使佟彭年倡脩二十年邑人侍講繆
 彤脩廟殿封學士朱嘉遇脩戟門兩廡知縣劉滋脩櫺星門
 東西二坊教諭王晉脩啓聖祠訓導王輅脩儀門太學生王
 聖傳脩大門諸生輸助脩明倫堂二十四年巡撫都御史湯
 斌復建尊經閣四十年巡撫都御史宋犖重脩雍正九年巡
 撫都御史尹繼善核民役之雜處齋廊者遷之釐正基址大
 脩廟學煥然一新宋施清臣脩學記天地以理而會天理以
 學而明若稽隆古由內達外畿服皆學所
 以扶植三極而為降衷之宗主也周備之我宋繼之國於東
 南三輔之邦倚郭分學惟吳有之吳學肇端於景祐初自後
 兩邑皆附郡泮吳最壯縣臺府鼎屹賦輿租簿急符終訟文
 書程上者日有千緒雖強敏者救過不贍奚暇以教養為急
 寶慶丙戌永嘉趙侯整芟夷類材謂老練細大畢張一日謀
 翔蠶舍選寬卜勝賓興坊之近城有勲府遺業買之良稱置

櫺相址層峰峙西津流亘東貢闈都左客館規右豁然形勢
 之環合是時飛廉振林交偃虞麓杉松杞梓不索駢獻自尙
 匠至崇成役匪淹期為廣廈四十餘楹外聯四齋中嚴一殿
 崇祀有像講習有堂遊息有亭凡什器備焉實紹定初元也
 其間以庠養士以田制食司憲林公介先撥公產五百餘石
 繡衣吳公淵守符鄒公應博續增一百餘石前美後裕輔教
 思不窮之良圖又閱十有六歲嘉熙庚子宛陵魏侯屬意學
 事支傾風雨之漂搖提綱歲月之湮墜鳩田畝於鐫刻汰浮
 冗於竄名有養必有教先是隸之佐廳吏借影私長屬不相
 誰何遂更鄉官舍選為之範模里彥文行為之領袖潤色纘
 密士皆德之昔嘗謁記辭不敢為今謂礪石久矣無文何以
 詔往汜不容已輒為之言體具則憑藉半慮遠則植立耐乃
 經營是學者也志續則其用新弊隄則其傳壽乃維持是學
 者也原民生而俾返民生之懿秉寓有司而不負有司之法
 度乃訓迪是學者也趙侯剪萊築宮置犁供粒百須均足以
 為善教之地經營固難而維持亦未易魏侯值多艱之時倥
 惚不給由後紹前所以培植教法者心心脇契絕出債視償
 邑之見兩侯致力於學者豈容羣居諸子始以舖啜而來後
 以利祿而計要當造伊洛下學上達之妙充朱張切問近思
 之端訓朝迪夕希聖齊賢倘或外鶩辭溺彫浮過眼風花之

不留好鑽虛詭旋踵霜管之非實苟而已矣孟軻氏云人倫
 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即理也豈不與天地並哉趙侯善瀚王
 戊進士遺愛去思魏侯廷玉輔政世家載美相濟新池陽校
 官孔君瞻壁海前廊今主教席淳祐三年立夏日王極脩學
 記姑蘇六邑吳長洲俱附於郡襟山帶湖地不肥行而多秀
 民歲大比登名貢籍者率為六邑最蓋士貧則務本而好學
 理固然也吳舊無學宮紹定初改宰邑者因歲可支始度西
 城之隅貢闈之右創為廟宇齋廡備具閱時既久棟撓墉頽
 過者弗肅淳祐七禩會稽趙公實來祇謁於庭惕然加思顧
 而歎曰昔賢所館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况政化
 所自出庸可後乎於是畚築為垣墉六十餘丈外內既限徐
 就工聚材爰葺爰址由廟殿而為門為軒由講堂而為廊為
 序為庫庾傳厨片棟楹梁桷之腐黑撓折蓋瓦級甄之破缺
 漫漶者皆除治而更新之廟序森列有嚴有翼又以餘力造
 祭服祭器齋庖牀幃百用具備不三月而辦士之占籍者正
 業有所周旋有序游斯息斯咸服公教既乃躬率執事弟子
 員與器用脩行釋奠禮竣事合辭來請於極願述歲月以紀
 公績極學術荒陋曷克承諸君之命然思自端本之學微功
 利之說勝世之從事者方以操切為術以急功趨利為能奉
 待執牘若不暇給視政化所自出如孟子談仁義於戰國鮮

不謂迂濶於事有賢令尹能卓然與世異嗜惓惓乎此是知
 政所先後非予所喜聞而樂道哉古之長民教為先故家有
 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考之周制五百家為黨二千五百
 家為遂則古之遂猶今之邑是通天下皆有學猶以為未也
 上而天子又立四代之學外而諸侯亦立時王之學誠以六
 德六行不可一日不存於人心故也士志於學皆知樂事而
 勸功尊君而親上逮周之季分位日替而禮義之俗能扶國
 脉於長久推其由來根本在是然則崇教美俗為政先務謂
 之曰迂可乎哉趙公名汝祉安化郡王之曾孫好善而裕於
 才肄邑三年政尚安靜是役也費緡錢萬七千有奇皆出於
 廉用積餘故功成而民不知是尤可紀者淳祐十年三月元
 干文傳修學記為政所最急學校是也自泮宮脩而頌聲作
 弦歌聞而道化行其來已久昧者顧以錢穀獄訟期會簿書
 為先務吁抑末矣初姑蘇凡六邑吳長洲附於郡故邑士之
 占籍者亦附郡庠宋紹定初知吳縣趙君善瀚始建學於郡
 城之西越十有六禩魏君廷玉嘗葺治之內附以來未及百
 年屢脩屢壞豈驛置肘其傍嚴城踵其後空曠幽閨勢不能
 支久耶抑蒞土木之工者因陋而就簡耶至正七年六月縣
 達魯花赤馬侯祖憲至顧瞻徘徊慨然曰君子如欲化民成
 俗其必由學乎乃今茲廟貌墜剝牆屋隳圯則其教養之廢

不問可知吾敢辭其責哉然未有承其事者明年春侯被檄
 出至秋乃還先是缺教諭而郡俾學錄侯如晦攝事遂以侯
 之意詢於諸儒有復於侯者曰當建學之初官昇田數百畝
 瞻士率皆膏腴後之司出內者相與為奸欺削其租入之數
 以取賂於個人謂之減額歲久弊滋所減殆半學計之不充
 以此誠以侯之賢明復之無難吾黨竊稍邑庠無補事功願
 以月給之糧輸公助不足可乎侯聞之喜首捐已奉為倡時
 縣尹成克昶丞文買間議克合是歲秋乃命稽田籍復租額
 移有司徵之歲果倍入而宿弊遂除其寒士之老於文學者
 月給糧如故士皆悅服於是博費蓄材若治私第九年春興
 事庀工選吏之練歷愿謹者董其役門廡殿堂齋舍庖庾悉
 更新之更堞文宣王四國公像繪從祀諸賢於兩廡復慈湖
 楊公祠於學之西偏舊以溝渠未鑿水雨時至則潢潦浸淫
 庭廡開乃浚而深之甃以石其長百餘尋引注通津既又繕
 以周垣覆以陶瓦而宮牆岌然復以餘力為屋若干楹以居
 教官凡皆為經久計必堅必完視昔有加不期月工畢諸儒
 相謂曰侯之於學勤亦至矣因侯君而詣予請記予知馬侯
 久矣吳為東南望邑地大物眾素號劇繁侯優為之而能留
 情學校可謂知所先後且立社學一百三十餘積帑平穀二
 千石門絕私謁庭無留訟有古循良吏風侯君不以權攝而

怠若事是亦可嘉雖然學校脩矣諸君之所以自脩者宜何
 如予嘗忝教茲邑能無言乎昔人有陳其車馬印綬示諸生
 者以為稽古之力議者猶或非之科舉云乎哉孔子曰古之
 學者為己千萬世之格言也諸君其可不勉以答賢侯之美
 意眾曰唯侯字元章由胄監釋褐同知陳州以選授今官鄭
 元祐學門銘天下郡縣學莫盛於宋然其始亦由於中吳蓋
 范文正以宅建學延胡安定為師文教自此興焉若吳縣學
 按李宗諤圖經云文宣王廟在縣廨之東南今三皇廟故縣
 治也紹定初知縣趙善瀚始建學於郡城西南之賓興坊去
 姑蘇驛不百步其廢置遷易槩可攷矣宋以杭為行都中吳
 乃三輔地縣學宜大於鄰邑然負城西隅於地勢蓋甚迫窄
 更宋迄今累加完葺至正十九年平江路總管周仁縣尹張
 經皆以興學為己任觀學外門日就廢壞乃始琢石為莛與
 楹上象日月堅緻聳峭翼以垣牆瑰麗弘敞稱其為子男學
 宮之門攝學事盧熊及學之人士咸謂縣之有學久矣未有
 以石為門者非二侯致力興學不及是也遂為之銘曰吳邑
 有學由宋始完宋社既墟學宮則存維學有門聿嚴啓閉因
 陋就簡蓋已歷世郡守周侯近古遺愛張令佐侯民所共戴
 琢石莛楹新作學門石質如玉孚尹潤溫木易蠹朽石堅斯
 久何莫由是以啓其部勒銘於茲豈特詆言來遊來歌永矢

弗諼陳基脩學記平江屬縣麗郡城者二皆有學而今三皇廟實宋景祐間吳縣學舊址也其徙今賓興坊廟序齋庖凡四十餘楹則紹定初知縣趙善瀚實改卜焉淳祐之際知縣趙汝澄更繕完之國朝混一郡縣通祀孔子而吳縣學至正七年達魯花赤馬祖憲嘗一脩葺十九年縣尹張經斲石為橋星門甚偉而廟學更十餘寒暑摧圮就壓槩未遑有植其仆而剔其蝨者茲縣尹楊侯甫下車卽謁先聖環視內外慨然以振興爲己任顧教席方虛而學廩告乏且久適鄉貢進士吳興莫孜客吳郡侯雅知其賢因折節以學事委之遭時多故民疲力役侯徒手於百廢之餘計未知所出閒謂孜曰吳民雖困賴勸以義罔不用命賢父兄察侯意咸奮曰禮義可以爲國侯不鄙夷吳民而欲以禮義畜之甚盛舉也范文正九世孫廷珍等率緡錢合五千有奇爲脩學費未幾靈巖住持淨標等謂徒曰釋與儒雖異師然衣且食焉日與編氓並以什一之賦徭於縣惟編氓不自愛其力以佐侯興學吾敢私愛其力乎亦輸若干緡助侯擇幹吏司出內侯治事畢輒至學親較百工惰勤中爲殿後爲堂傍爲廡爲齋廬規制悉遵紹定之舊而以堅撤腐以直支傾材必貞工必良視馬侯所脩或有閒矣其周之爲宮墻履之爲階除缺者補漏者覆隍阡者填使安夷使平丹聖漫漶者飾而新從祀象剝

落黠昧者更繪而神明之於是上棟下宇內垣外墉奠者從以嚴弊者完以好入其廟儼乎其容師生教養秩乎有序經始至正甲辰蜡月訖工明年九月侯率僚佐釋奠已集師生講六藝之文因歎曰吳爲縣地方百里學宮與縣治俱麗郡城而士之散處山澤不得朝夕肄業於學者多矣乃呼其父兄而告曰吾欲俾若里有社社有學學有師以教若子弟可乎皆應曰諾居無何百里之內弦歌相聞口詩書而躬儒行者相屬於道鄰州吳江之民曰奚士龍聞而慕之割私田九十畝有奇歸學以繼廩稍於學侯亦弗之拒也訓導鄧德基黃本疏其事請書於石吾聞學校廢興視守令之賢否此古今確論也承平以來守若令不駿奔於期會則攘臂於賦斂鞠躬於簿書蓋八十年於此矣其不以文具視學校者幾何人及天下有變向之所謂駿奔攘臂鞠躬者卒莫知所以救之楊侯起家材掾一命縣長吏當百戰創痍之際視承平所不暇者若可以少緩而顧汲汲焉束帶詣學一呼響應而異端之徒鄰州之民至者恐後禮義之足以感人也若是是役也楊侯與丞鄭獅簿王造典史舒昉劉惟忠同心一德求學校之無與不可得已使長民者皆不以文具待學校而以禮義相先天下有不足平矣楊侯名彝字好德鄱陽人明楊榮遷學記吳爲東南望邑儒學又一邑之望也或施教無所瞻

仰不稱善為政然興學大役使勞費一出於民其得無怨咨乎求務殫厥心事底完美而不動聲色則難矣吳學舊在城西南賓興坊其地卑隘廟學皆簡陋旁逼軍營喧雜相接春夏水潦四集墻壁傾仆絃誦常輟郡縣之長貳暨師生往往致慨欲遷改而未有能當其任者宣德七年巡撫侍郎周忱借知府況鍾同謁廟學嗟其不稱協謀更造得隙地於縣治西南視舊學地廣四倍高爽平曠眾咸謂宜知府具其事於朝得旨復相與議曰役不可累民計郡諸倉歲積葦蓆得五十餘萬鬻米可五千餘石凡材石陶瓦之資匠作力役之需悉於取給而一絲不擾於民復擇耆民王信許均美董其事經始於九年十月訖工於明年五月成功速而人不知勞享禮有殿講肄有堂藏書有閣宴休有亭以及門廡齋舍庖湏各以序列通為屋以間計之二百三十有餘材用堅而人不知費其既成也父老歎曰廟學不稱久矣一旦更新於數百年因循之後而不以病民葦蓆之積屢矣昔也不侵盜於吏胥今以之充鉅費何其善乎於是知縣吳復教諭李讓等走書求記予惟學校王政之首教化之源也我國家列聖相承興學育材六七十年於茲矣膠庠之盛振古未有是以絃歌詩誦之聲郁郁瀾瀾溢乎遐邇而賢材輩出裨贊鴻化亦莫不由良有司欽承德意以振作之至其改作有方若茲學之

建尤不易得也來遊於斯者尚知力學求道篤志勵行期不負聖明造就作養之仁將必効用於時垂芳於後以為斯學之光則兩君子之殫心亦傳頌於無疆矣吳寬脩學記蘇多屬縣惟吳之隸最古縣皆有學惟吳學之遷為近蓋學初偏於西城甚陋宣德乙卯周文襄公巡撫吳中與知府况侯始遷於今昇平橋東然人復以為有可改作者門偏而不直爾舊貫相仍皆未暇及會諸生言於巡按御史吳君一貫君以為宜知縣鄺侯璠曰此費固無難未幾規制端整徑亦不迂而學益美矣侯又以師儒宅舍填塞門內而藏書閣後有菜圃復築而遷之學前舊有隙地獨缺其西南又購民居以廣之至於跨池作梁臨衢樹表凡所傾壞無不脩治弘治丁巳春工既訖教諭李仁訓導甘澤率諸生來言曰願有記也自予家居二年見鄺侯為政精敏若脩學特其一端耳惟今之人率以改作為勞民而以仍舊為省事者蓋出於魯人為長府之說也夫長府之制釋者以為藏貨材之所當時改作或病其卑隘而新之未可知者若然則以孔子所以為意而刻剝攘奪之患必不能免此閔子所以止之而孔子所以是之也如學校之設聚人才於斯明人倫於斯惟患居上者不知務耳蓋鼓舞振作使游息之士感動其心自有不能已於學者此正教養之機也吳君克持憲體固不妄舉事者而鄺侯作興之

意尤足多云楊循吉脩學記嘉靖癸未秋七月知吳縣楊侯
 叔器始至視學署教熊君欽具廟廡弊漏狀以興作請方屬
 歲荒議協未舉又明年乙酉巡撫都御史吳公廷舉巡按御
 史朱公實昌先後臨觀乃下牒於府許以公帑從事知府胡
 公繼宗方崇儒右文亟贊其為於是楊侯嚴承三檄鳩庀惟
 謹以其年六月經始首作明倫堂崇廣視昔有加次為兩齋
 廊舍經閣重門皆踰舊又次葺廟廡門屏靡不一新及像主
 繪御史去冬蘇侯祐來代遂嗣為之其詠春之亭與石闌池
 甃皆理治又隄官舍之南澳三十丈皆以石及築後垣為護
 覆瓦而復前悉未有丁亥八月訖工凡用錢八百緡有奇庶
 工眾力不與焉既舍萊學生黃紋等相與謀曰昔者堂構始
 興袁表秋試發解第一捷至咸頌興學開祥且功鉅宜書楊
 侯乃伐石請文厥事惟古鄉遂皆有學今之學即古子男國
 也魯有泮宮宜亦皆然惟吳學創自周文襄公其久百年敝
 宜改為熊君之見審矣然非楊侯力主斯文而上之人與後
 賢始且終之則亦未易以為也然是役也機不一湊而功有
 所歸不既偉歟夫禮貴報功樹立者不泯也將來於是俎豆
 焉以永昭群公二侯泊熊君之德其誰曰不然乃作頌云維
 吳有邑泰伯是宗西南得朋奠此黌宮亦有顯廟以奏笙鏞

匪聖罔師誦法敬恭如何歷歲滲雨馳風孰不縮章欲作靡
 舉工殷役大安是陋處有美楊侯來尹我邦承檄匪懈木石
 運扛歲星甫周堂舍具足高明赫麗執經川續乃閣斯峩於
 陰之陸羅度典文其多千牘粵若元聖載煥其姿由堂及廡
 賢悉垂綏層門列戟告薦鴻丕維茲駿功匪易其成闕禩踰
 百始紹前英嗣政孔良益光法程惠我東南教化流行凡百
 髦士來遊來升尚
 樂菁莪播揚休聲

先師廟

崇聖祠

名宦祠在 文廟東明嘉靖四年知縣楊叔器建今仍其地
 祀漢縣令彭脩宋教授胡瑗慈湖先生楊簡明知府況鍾徐
 應召知縣葉錫雍泰蘇祐曹自守袁宏道

本朝總督傅臘塔總漕郎廷極學政許汝霖邵嗣堯張榕端張

泰交張元臣余正健驛鹽道蔡琦知府陳鵬年

鄉賢祠在 文廟西明嘉靖四年知縣楊叔器建今仍其地

祀吳顧雍唐陸元朗宋朱長文范成大元俞琰周南明杜瓊

楊翥尤安禮陳繼陳鎰陳祚文洪王鏊都穆楊昇陳霽袁表

陸師道陳塗袁洪愈袁尊尼申時行金應照毛文煒袁年楊

大濬申用懋申用明徐如珂繆國維周允昌周順昌朱陞宣

李志學顧其國毛維張過龍

本朝王節錢震狝席本楨錢中諧張孝時席啓圖

按舊有宋慈湖先生楊簡祠在戟門右五賢祠在櫺星門
東祀宋邵子雍程子頤張子載朱子熹陸子九淵明崇禎
元年改建爲閣祀五賢於其上下祀知府況鍾九年移建
文廟後今並廢

忠義孝悌祠在 崇聖祠東雍正三年

詔建祀明金秋

本朝周茂蘭黃向堅嚴渠成袁上林錢聯珍郁聖揆蔡來信楊

秉鉉朱維藩金拱辰姜舜權文齡葛以時

按吳最古縣前代忠義孝悌之著於史傳者指不勝屈祠
中奠主寥寥豈所以發幽光昭曠典歟考信增補殆不可
緩

教諭宅在敬一亭後

訓導宅在尊經閣後

師生員額

宋置主學直學學長學諭學賓齋諭元置學正生徒來學不

限多寡明制教諭一員訓導二員生徒始有定額

本朝教諭訓導各一員廩膳生員二十名增廣生員二十名附

學生員不限額遇提學歲科兩試每次入學二十名雍正三

年奉

詔加增五名武生歲科併試共十五名

學田

宋紹定元年提刑林介撥公產充學廩五百石

三年知府吳淵知縣鄒應博增撥公產一百石

元至正十七年吳江州民奚士龍助置田九十畝有奇

明正統閒縣民王思信許美助置吳縣十八都田一十八畝

萬歷三十一年少師申時行助置學田

三十二年教諭袁香勸助學田

申時行記

四十年同知許爾忠助置吳縣二十二等都田一頃八十七

畝六分七釐九毫

四十一年知縣周爾發助置吳縣十一等都田一頃七十六

畝五分五毫

申時行記

四十五年鈔關主事張大猷助置吳縣一等都田二頃二畝

五分二釐五毫

天啓七年知縣陳文瑞撥設官吳縣二十二都田十七畝又

監生許明黼助置吳縣二十三都田三十二畝七分八釐二

毫

以上田歲久籍亡

本朝康熙五十九年布政使楊朝麟核實在田六頃八十三畝

一分四釐分屬教諭訓導司出納

書院

學道書院祀吳公言偃初在府城東北隅舊長洲縣學南宋咸淳五

年知府趙順孫改建於武狀元坊北普賢子院故址知府黃

鏞繼成之奏以學道為額選言氏與先賢後及民間俊秀教

之別建殿曰燕居以奉先聖講堂曰師友淵源齋四曰正己

選賢問禮知本撥官田以贍士又置育材莊專充言氏子孫

寶七年知府常楙建先賢祠於講堂西祀顏曾思孟左次澹

臺子羽兩序列周程以下九賢元初總統楊璉真伽據為僧

司田悉奪去至元二十九年山長祖宗震金德脩市徐貴子

橋高氏園第改建尋廢明嘉靖二年知府胡纘宗以景德寺

改建門扁曰東南鄒魯堂曰學孔塑言子像於中後為講堂

堂後為絃歌樓十八年巡按御史趙繼本十九年巡按御史

舒汀踵脩徐縉記三十年知府金城改為督糧道署遷書院於

共社學宋陳宜中學道書院記昔者夫子講道齊魯之郊從

遊多北方之士由句吳之墟登聖門者獨吳公子游

一人今常熟其故里也宋興崇尙文治吾夫子之祀徧天下

雖以關洛大儒乾淳諸老得聖學於千載之後凡其過化之

鄉悉示表章存矜式吳為今輔郡公實東南學道之宗邑故

有祠紫陽先生嘗記之矣而郡則未講非前此司人風者闕

歎今樞密趙公順孫守吳日卜地於府城文正坊之南甫經始而召余友黃侯鏞繼之鳩工度材命元僚陳宗亮董其事三越月而堂成請於朝扁以學道書院取愛人易使之義而屬余記之余按公以文學列四科嘉言善行可傳者不一獨此二語乃親得於聖人而見於用復以印可於聖人者夫學之為儒者事人所知也武城絃歌乃將合君子小人而使之既聞於斯道夫子莞爾之笑又直與說開與點意同是其為義豈不與後之言學者異哉思昔三代盛時聖教流行滿天地之間無非道舉天下之人無不學康衢童子如詠舞雩中林武夫如見大賓漢廣游女如在汶上由後世言雖若未嘗學問而其所見所見訓誥章句豈能傳之哉流風未遠列國遺民塗歌巷詠發乎情而止乎禮義先王之澤夫子拾其斷句殘篇而存之非但疏越遺音寥寥於後而其吟詠情性於辭意之外亦非尋行數墨者所能知也道在天地終古常新何昔能為天下公而今幾為君子隱耶此余所以慨然於正學絕續之際想絃歌之聲而不可得聞猶幸登斯堂者能有感於命名之義人心未喪斯文或因之而興起也嗟夫人知學則知道雖窗草池蓮亦足以起吾意何異親得聖人而師事之學非聖人之所謂學與其白首窮年而卒無得於此曾不若日用不知於耕鑿之中者琢磨雖未加焉而璞固存

也吳亦泰伯所居邦人至今質而無華伯之遺也記曰甘受和白受采吳人有其質矣使以公之學而文之進於道者其不彬彬矣乎余故樂書之庶居是邦者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云咸淳七年四月朔日明胡繼宗重建學道書院記吳有學道書院尚矣孔門言子吳人也封吳公宋咸淳間知府黃公鏞奏立書院以祀公而教育其子孫故址在郡城西南隅直錦帆涇之上元初奪於豪僧至元閒山長祖宗震輩改創之元末復奪於僧國朝又百五十餘年矣久不克復迹益湮晦嘉靖初繼宗受命來守是邦按故籍得其槩歎曰事有若緩而實急者其是謂乎雖然無所因而為之吾思其勞且侈也既而行視其佛老之宮有曰景德寺者去故址數百武而近南臨通衢形勢宏敞欲即景德寺者去故址數百武而近撫廬陵陳公鳳梧督學光山盧公煥巡按高安朱公寶昌皆報可歲乙酉四月爰始興工撤其像設刻其丹雘追琢之踰制者而增葺之其南為門稍北為儀門又北為堂中奠公主曰學孔堂堂之北為師生講授之所曰文學堂堂之東西增作齋舍以居諸生之學道者凡若干楹又北為樓曰弦歌樓聖而垣之四周凡若干丈須其成以聞於朝歲脩祀事而擇弟子之俊秀者俾講讀其中焉功既訖繼宗從博士弟子釋菜以告成事燕而歌泮宮之詩以落之僉曰書院之廢垂三

百年及今而復不可無記予惟周道衰先王之教熄賴孔子及其門弟子傳而守之惟吳公起南服北學於中國衰然以高弟稱聖門盛矣顧其曰文學云者非盡於今之君子所能而已蓋聖道之精蘊之心見之言而達之政事凡其粲然者皆是也而公獨得之故其治民則以禮樂爲教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彼所謂識其大者非歟今去聖益遠雖政與代移俗隨化易而吳之文每先天下蓋非公則誰啓之君子揆禮意原人情循報本之義則今日之舉固不可緩哉惟人才之作養則學校存焉條貫品式亦既具備宜若無事乎此然玩常惕故則勸督作興之意當有出於法令之外者於是乎拔其尤而儲焉以待天下之用亦識治之所不廢歟若夫尙論景行以追前人之懿以求所謂學道之實則諸君子所有事者先正有言沒不俎豆其閒非夫也諸君子於是亦有所感乎纘宗不敏願相與勗之以觀其成用爲記而鏡諸石且以勸夫嗣政者俾勿壞焉

金鄉書院在西市坊明嘉靖二年知府胡纘宗因永定廢寺之半建寓公堂奉澹臺滅明主以滅明嘗東遊寓吳也滅明

封金鄉侯故以名書院又以吳之寓賢宋尹肅公焯魏文靖公了翁耐焉後爲正大堂旁列號舍俾士之遠處鄉僻始入城郭者肄習其中萬歷初廢崇禎九年巡撫都御史張國維卽書院旁理刑公署改復舊規後堂祀贈翰林待詔朱陞宣

明胡纘宗寓公堂記昔周之季孔子講業齊魯之郊中國之士峻拔自殊者大抵皆其羣弟子也當是時吳猶以蠻服擅然言子子游躬跋山川而北學於孔氏其宰武城所自與以爲得人者曰澹臺滅明東遊而寓吳今吳有澹臺湖及其墓是也夫子游孔門高弟也其所與卽孔氏之流也夫子嘗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澹臺氏殆親及孔門者乎夫吳僻在海隅其君不得與中國諸侯會盟或者陋焉而子游北學而得其精華子羽東遊而樹其風聲其遺踪故址千載而下使人有慨焉嚮往之志人知子游之開源於吳而孰知子羽之風亦不可誣也哉夫士必有倡也夫學必有本也夫政必有綱也夫禮必有報也士倡則從學本則遂政綱則舉禮報則稱舍是而言治未見其爲善治也舍是而言化未見其爲善化

也吳故有學道書院專祀子游歷唐宋元以入我明或存或廢而澹臺氏無聞焉繼宗忝守吳既復學道書院爰因佛廬之廢者復糊金鄉書院金鄉固子羽之封也中為寓公堂肖子羽像而嚴事焉復得宋賢之寓吳者曰尹和靖焯魏鶴山了翁遂用耐之後為正大堂旁列書舍以郡之良子弟肄其中而以孔氏之道相切劘焉庶仕者知所勉而學者知所勸孔氏之風其有興乎事既竣因文而陷諸壁間俾後來者勿有斃

文正書院在吳縣治東北禪興寺橋西宋皇祐中公知杭州

始歸吳廣先業為義宅以聚族人詳見第宅置常稔田千畝贍之

謂之義莊咸淳十年知府潛說友奏建祠於義宅之東祀公

及公四子撥公田三百餘畝以公大宗子孫主奉祠事詳見祠

元至正六年廉訪僉事趙承僖總管吳秉彝奏改祠為書院

不設教官以公嫡嗣主之明宣德九年知府況鍾脩成化二

年巡撫都御史劉顯攷脩十六年巡按御史劉魁巡鹽御史

戴仁知府劉瑀脩視顯記嘉靖四十二年巡按御史溫如璋重

脩創建三公堂祀公之先三世詳見祠四十五年巡按御史董

堯封萬歷二年巡按御史邵陞相繼成之袁洪愈記陸又重建先

憂閣皇甫訪記崇禎六年颶風摧圮裔孫參議允臨主奉安柱重

脩

本朝康熙十二年裔孫浙江巡撫承謨脩三十四年裔孫兩江

總督承勳脩四十四年

聖祖仁皇帝南巡賜御書額曰濟時良相乾隆二年裔孫太學

生興禾大同知府瑤重脩初公創立義莊立有規矩後漸廢

壞治平元年子純仁請於朝得旨割付本州違犯莊規許官
有受理嘉定三年裔孫左司諫之柔奏請申明舊規明天啓
崇禎間裔孫參議允臨增置田十頃

本朝雍正七年裔孫瑤增置田十頃乾隆九年裔孫興槩增置

田一頃

元李祁文正書院記吳郡祀范文正公舊矣自公貴顯時置義田義學以淑其族之人公歿而子孫世守

之不廢然而未有專祠也咸淳甲戌郡守潛公說友始請建祠而割田以供祀事公之子孫亦世守之不廢然而未有書院也至正丙戌郡守吳公秉彝建議請以書院易祠僉憲趙公承僖按行吳中是其議遂得請於行省行省上之中書申書議以茲事有關世道且不設教官而以其子孫之居嫡者世主之於事便乃下從其請公八世孫文英適主祠祀事專力殫慮改制增擴亦既宏且遠矣祁時佐領江浙儒學以公事來謁祠下式睹其成衆謂不可以無記而祁也幸際其會宜為文辭既不獲則取其家傳而徵之公之生當宋端拱已丑其歿也以皇祐壬辰至潛公為守時二百二十年天下郡

縣凡公之所至蒙其澤而聞其風者率為公立祠而於吳獨為缺典至吳公為守時又七十年他郡縣且有以祠為書院者矣而於吳尚仍舊規蓋吳為公父母之邦公之父祖墳墓在焉子孫居焉族之人比屋而羣處焉所以表異而褒崇之者宜有加於他郡而反若不及是宜賢郡守之有請也是宜廟堂之上之從之也昔公以正大之學卓冠群賢以忠義之氣振厲天下其功之被當時而澤後世者固不可徧舉獨舉其切而近者則於所在開設學校以教育多士至吳郡則以已地建學規制崇廣迨公之子恭獻公復割田以成公之志當是時天下郡縣未嘗皆置學也而學校之徧天下自公始若其察泰山孫氏於貧窶中使得以究其業延安定胡公入太學為學者師卒之泰山以經術大鳴於時安定之門人才輩出而河南程叔子尤遇賞拔公之造就人才已如此其後橫渠張子以盛氣自負公復折之以儒者名教且授之以中庸卒之關陝之教與伊洛相表裏蓋自六經晦蝕聖人之道不傳為治者不知所尊尚寥寥以至於公而後開學校隆師儒誘掖獎勵以成就天下之士且以開萬世道統之傳則公之有功名教夫豈小哉夫以公之有功名教如此則後世之宗而祀之為學校以廣之固宜與夫子之道相為無窮蓋夫子之道與天地為無窮而公之功則與夫子之道為無窮也

此書院之所由立也雖然祠則改矣書院則既立矣凡范氏之子弟與夫四方之來者宜何如亦曰誦其詩讀其書為其人之為而已公之為夫人之所能為也以公為不可為而不為者自棄也為之而不力者自畫也高山仰止遺貌凜然必有寤寐我公於千百載之上者鄭元祐文正書院記至正五年龍集乙酉夏六月吉廉訪僉事趙公承僖分巡中吳至則首謁范文正公祠下拜瞻廟貌起敬起慕作而言曰文正公以德以功既無忝伊傅之為輔相以學以識則有功於洙泗道統之傳故其具文武全才出將則安邊却敵入相則尊主庇民其先憂後樂與先知覺覺後知覺者何以異豈非聖之任者乎其平生論諫直道正言剴切人主至上百官圖詆宰執為張禹觸犯盛怒雖坐摧抑會弗少阻詎不猶木從繩則正而欲后之克聖者乎當時天下郡縣未嘗皆置學公至吳首以已地建學校故學校徧天下者自公始識泰山孫明復於貧賤中授以春秋遂大鳴聖道於時延安定胡公入太學為學者師而河南程叔子實遇獎拔其後橫渠張子以盛氣自負公折之而授以中庸卒以關陝之教與伊洛相表裏蓋自六經堙晦聖人之道不傳為治者貿貿焉罔知適從以至於公而後開學校隆師儒造就士類作成忠義之風以致道統之傳則公之學識於名教豈小補哉公之薨也所在廟食一

以忠烈賜名顧茲中吳公父母之邦所宜大建祠廟萬世血食如之何僅享之於私第況今國朝崇德報功在有書院以祠先賢豈有豐功偉德正學卓識如文正公而書院莫之建則是缺典豈有大於此者乎公八世孫文英具辭於趙公以為先公之功德學識誠如公所言顧惟范宗仰食於義廩食指幾千餘使建書院則官除人而有山長有山長則有廩稍之奉矣今藐焉義廩不自給使但建書院以祀公慎選族人之賢者充主奉斯足矣官除山長則乞免焉於是公從其言時總管古燕吳侯秉彝聞公之所建明即叙公所言請於行省上之中書議有關世道且不設教官而以居嫡者世主祠而行教於事便由是二公商出公帑羨餘命工益址而崇制既宏且固甫完屬元祐記之祐以藁爾膚謏烏敢廁一喙於大賢之門雖然公之功德學識憲僉公知而言之則凡天下之士皆知道之也知其人而不思效之可乎子朱子謂人之立志必當以公自期待況遊於公之門乎況郡人乎若然庶於公可無負所謂尚友者此也元祐言不腆謹用復諸憲僉公俾書之石焉明張益重脩文正書院記肆惟我國家敦崇教化尊尚儒賢其於前代良臣諡弼功德及人而廟祀於郡邑者必命守臣嚴祀事葺祠宇示勸之意不既深乎顧在守臣之賢乃克視此為重而盡心焉蘇郡實宋太師魏國文

正范公桑梓之里而其先隴義莊義宅義田義學咸在故公之祠堂久建於此事詳舊刻西江况侯伯律以奉政大夫禮部郎中奉勅來守茲郡政敷民安百廢具舉嘗有事於祠下顧瞻棟宇有圯撓者因喟然曰茲責在我弗急所圖曷稱上意即請於朝用加脩治於是十日鳩工度材築基撤舊易新拓小以大為祠堂前後各五楹後以奉公神像前置累朝碑刻東西有廊廡東祠宋郡守潛公咸淳中始建是祠者也堂東偏為書院構用舊材以其尚堅好也院亦有堂前後各三楹揭以忠厚舊扁東西有廡齋宿閣牲以及庖湍莫不有所其西偏則范氏家廟歲寒堂在焉子孫歲祀公父子於其中外為門屋三間亦仍以文正書院舊額揭之垣墉周繚規制宏壯視昔有加凡所用度一皆出粟之羨貯於官者經始於宣德甲寅六月三日畢工於九月十日况侯謹率僚屬暨學官諸生台范氏子孫以落其成主奉元理及提管希賓爰與族人謀曰祠宇再新既賴郡守盍礪石鐫辭用著不忘遂以屬余余忝為公郡人於斯盛事在所當述故不敢辭以蕪陋惟公閒氣所生心與學術俱正毅然有為於世奈何周旋中外政府方登讒慝已構雖其才不盡展乃若功德之及人者尚多節義足以厲俗進退綽綽非古之所謂大臣者何能與於此乎當時使能盡用必將成就大業以濟天下此蓋君子

所深惜也然而公之自立於天地閒者百世不泯祠當百世愈新况侯為賢郡守克承上意亟致修治宜乎在郡多善政也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斯之謂歟故余特為之書本朝朝覺羅雅爾哈善重修文正書院記昔文正范公以忠君報國之餘置義田於吳以贍恤族人子孫世守垂七百餘年而不替今公之世孫大同守璠能遠紹公志增置義田仍重修書院興復義莊叙其始末屬記於子曰始宋皇祐初公守杭時翔置贍族義田於義宅立義莊以貯田租義莊之東為文正書院即宋咸淳中郡守潛公說友奏建公祠春秋奉祀元至正中更今名者也初公置田千畝歲收八百餘斛以贍族人九十餘口公子忠宣公等申明規制復增其數至明中葉其田漸為豪猾侵隱郡守况公鍾力勘復之後十七世孫參議公允臨復助千畝本朝本朝百年來族姓益繁田之所入時患不足雍正七年璠奉先人命增置田十頃并前總三千餘畝此義田增廣之大略也然公所置義莊經宋元明久廢莫復書院自明宣德以來雖累次重修歷年久遠漸就傾圯璠不敢懈視遂於乾隆二年與主奉世孫興禾等共議出義田羨粟相度書院歲寒堂南隙地鳩工庀材興復義莊而書院中各祖祠以及碑亭廊廡靡不修葺重新繼自今對越吾祖庶免隕越貽羞敢請一言以垂不朽予惟文正公以有宋第

一流人物早具先憂後樂之志湖公平生言行建立事事可
 為百世師而臨財好施收郵宗族之念尤發於至誠歷觀史
 傳所載敦本睦族時有其人然多及身而止未有時更四代
 世歷數十綿綿苗裔猶被實惠如公在時者苟非上天鑒公
 之德時生賢子孫以維持之能有是耶今大同守之增廓義
 田於前修復書院義莊於後孜孜述力行不倦可謂繩其
 祖武為范氏之象賢矣予不敏平日慨慕公之為人今忝守
 蘇郡又樂觀茲事之有成竊願海內間之興起豈獨為范氏
 子孫吳中人士屬望也哉乾隆癸亥孟冬月附宋錢公輔范
 氏義田記范文正公蘇人也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疎而
 賢者咸施之方貴顯時於其里中買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
 曰義田以養濟羣族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則有
 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一人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日食人米
 一升歲衣人一縑嫁女者錢五十千娶婦者二十千再嫁者
 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以再嫁之數葬幼者十千族之
 聚者九十口歲入粳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沛然有
 餘而無窮仕而家居俟代者預焉仕而之官者罷其給此其
 大較也初公之未貴顯也常有志於是矣而力未之逮者二
 十年既而為西帥以至於參大政於是始有祿賜之入而終
 其志公既沒後世子孫至今修其業承其志如公存也公雖

位充祿重而貧終其身沒之日身無以為斂子無以為喪惟
 以施貧活族之仁遺其子而已昔晏平仲敝車羸馬以朝陳
 桓子觴之曰君位至上卿祿至百萬而敝車羸馬是隱君之
 賜也晏子曰自臣之貴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母之族無不足
 於衣食者妻之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而舉火者三百
 餘家如此為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於是齊侯以晏子之
 觴而觴桓子子嘗愛晏子好仁齊侯知賢而桓子服義也又
 愛晏子之仁有等級而言有次序也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
 而後及其疎遠之賢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晏子
 為近之今觀文正公之義其與晏子比肩矣然晏子之仁止
 於生前而公之義垂於身後其規模遠舉又疑其過之嗟乎
 世之人居三公位享萬鍾祿其邸第之雄輿馬之盛聲色之
 侈妻孥之富止乎一已而族之人不得其門而入者豈少哉
 況於族之賢乎其下為卿大夫為士而廩稍之充奉養之厚
 足乎一已而族之人操壺瓢為溝中瘠者又豈少哉況於賙
 人乎是皆文正公之罪人也公之忠義滿朝廷事業滿邊陲
 功名滿天下後必有良史書之者予可無書也獨高其義因
 以警於世云劉槩范氏義莊申嚴規式記物本天人大祖間
 閭之人有視其祖之子孫如路人相毀訾相并兼如仇敵者
 不知本耳槩少讀文正范公遺事公平居語子弟曰吾吳中

宗族甚眾於吾固有親疎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
 親疎也吾安得不恤其饑寒哉且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始
 發於吾得至大官若富貴而不恤宗族何顏以入家廟架斂
 枉歎曰公之行百世之標的公之言薄俗之鍼砭也吾曩居
 家遇有不如人意事即因公言以自愧責不敢有一毫恚心
 官中都獲與公之孫左司諫公之柔遊見其處已靜而明際
 物莊而和雖姿稟之懿亦家法所自來一日於公几間得文
 正公與其兄推官帖問以遣女之資共甘苦適有無不啻已
 子使人歎玩不去手司諫公因言先祖所勸義田今幾二百
 年聚族數千百指雖甚寔者賴以無離散之患義莊故址曩
 因兵火為居民侵據之柔與吾兄良器極力經理為屋以棲
 義廩餘以待族人無家者浸還吾祖之舊惟是義莊規式
 歲月易墮請之朝屬之鄉郡勒之堅珉俾世守而傳之無窮
 者吾猶不敢懈也幸備位諫垣當具本末奏陳乞申嚴行下
 庶不負文正公所以責望子孫之意暨得旨如請屬架以記
 不容以不敏辭抑聞之士尚志志有小大功業利澤亦如之
 方文正未遇讀書長白山東粟糜而食人不堪其憂而公貫
 通古今經濟之略已具於此時及率言官叩闈爭事自請鎮
 靈夏迄破戎人之膽功烈焜耀則斂而惠宗族者抑餘事也
 忠宣公致身台輔忠賢是侶想其捐所載麥歸毫時文正公
 將不止如今之所見云嘉定四年三月

鶴山書院在南宮坊初宋參知政事魏文靖公了翁講學於
 蜀之白鶴山下學者稱為鶴山先生端平三年理宗書鶴山
 書院四大字以賜後致仕卒詔賜第宅於蘇州有高節堂事
 心堂靖共堂讀易亭元至順元年了翁曾孫起請於朝願即
 蘇之故居教學奉祠學士虞集奉勅題鶴山書院額明宣德
 間改為巡撫行臺移書院於東南隅弘治十一年裔孫芳奏
 請以書院為專祠嘉靖四年巡撫都御史吳廷舉修

本朝康熙二十四年巡撫都御史湯斌重修繆彤記

元虞集鶴山書院記

昔者儒先論道統之傳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至於孔子而後學者傳焉顏子沒其學不傳曾子以其傳授之聖孫子思而孔子之精微益以明著孟子得以擴而充之後千五百年以至於宋汝南周氏又深有取於曾子之學以成已而教人而張子厚氏又多得於孟子者也顏曾之學均出於夫子豈有異哉因其資之所及而用力有不同焉者耳然則所謂道統者其可以妄議乎哉朱元晦氏論定諸君子之言而集其成蓋天運也而一時小人用事惡其厲已倡邪說以為之禁士大夫深蹈其禍而學者乃自絕以苟全及其禁開則又皆竊取緒餘倖仕進而已論世道者能無盡然於茲乎方是時蜀之臨邛有魏華父氏起於白鶴山之下奮然有以倡其說於摧廢之餘拯其弊於口耳之末故其立朝惓惓焉以周程張朱四子易名為請尊其統而接其傳非直為之名也及既得列祀孔廟而贊書乃以屬諸魏氏士君子之公論固以與之矣及我聖朝奄有區夏至於延祐之歲文治益盛仍以四君子并河南邵氏涑水司馬氏新安朱氏廣漢張氏東萊呂氏與我朝許文正公十儒者皆在從祀之列魏氏曾孫曰起者隱居吳中讀詔書而有感焉曰此吾曾

大父之志也何幸親復見諸聖明之朝哉今天下學校並興凡儒先之所經歷往往列為學宮而我先世鶴山書院者臨邛之灌莽莫之剪治其僞諸靖州者存亦無幾而曾大父實葬吳先廬在焉願規為講誦之舍奉祀先君子而推明其學雖然不敢專也泰定甲子秋乃來京師將有請焉徘徊久之莫伸其說至順元年八月皇帝在奎章閣思道無為博士柯九思得侍左右因及魏氏所傳之學與其孫起之志上嘉念焉命臣集題鶴山書院著記以賜之臣聞魏氏之為學即物以明義反身以求仁審夫小學文藝之細以推致乎典禮會通之大本諸平居屋漏之隱而充極於天地鬼神之著儼然立朝之大節不以夷險而少變而立言垂世又足以作新乎斯人蓋庶幾乎不悖不惑者矣若夫聖賢之書實由秦漢以來諸儒誦而傳之得至於今其師弟子所授受以顯門相尚雖卒莫得其要然而古人之遺制前哲之緒言或者存於其閒蓋有不可廢者自濂洛之說行朱氏祖述而發明之於是學者知趨乎道德性命之本廓如也而從事於斯者誦習其成言惟日不足所謂博文多識之事若將略焉則亦有所未盡者矣況乎近世之弊好為鹵莽其求於此者或未切於身心而廢諸彼者曾不及於詳博於是傳註之所存者其舛譌牴牾之相承既無以明辨其是非而名物度數之幸在者

又不察其本原誠使有為於世何以徵聖人制作之意而為
 因革損益之器哉魏氏又有憂於此也故其致知之目加意
 於儀禮周官大小戴之記及取諸經註疏正義之文據事別
 類而錄之謂之九經要義其志將以見夫道器之不離而有
 以正其臆說聚訟之惑世此正張氏以禮為教而程氏所謂
 徹上徹下之語者也而後人莫究其說以兼致其力焉昔之
 所謂鹵莽日以益甚甘心自棄於孤陋寡聞之歸於乎魏氏
 之學其可不講乎今起之言曰起幸其身逢聖天子文治之
 盛追念先世深惜舊名起將於斯與明師良友教其族子
 孫昆弟及鄉黨州閭之俊秀庶乎先君子之遺意而魏氏子
 孫世奉其祠事精神血氣之感通亦於是乎在其有託於永
 久而不墜也不亦善乎臣之曾大父實與魏氏同學於蜀西
 故臣得其粗者如此敢書以為記

義學

閩門義學在吳縣北利二亩

即至德廟旁增設

胥門支家巷義學在

吳縣南利二亩盤門義學在吳縣南正三亩皆乾隆八年知

府覺羅雅爾哈善建

覺羅雅爾哈善建義學記古者家有塾

大學人生入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始自洒掃應對進退之
 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精之至於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術
 而德行道藝成焉三代盛時賢才多而風俗厚實由小學時
 早已端其器識養其德性非若後世沾沾於文藝之末而已
 也近代郡縣皆有學校學校之外別有書院而城郭鄉聚之
 間又或分置義學以訓民間子弟即古鄉黨小學之遺意然
 或作或輟視為具文者多矣吳中自宋元明來人文之盛甲
 東南近奉

詔旨闢建書院延師課士德至渥也顧士之隸書院者選之四
 方拔其尤然後得入童蒙不與焉今郡城人戶無慮百萬能
 延師自課其子弟者十不得一豈無聰穎可造之資徒以單
 門寒賤負笈無所從肄業無所資而游散淪棄良可惜也余
 不敏承乏是邦政事之外思以教育人材為首務郡之六門
 舊有義學皆假館寺院又無恒產興廢不常遂倡勸紳士飲
 贊斯美好義樂輸者眾不勞而交集爰度地於王府基居城
 之中及閩胥盤葑婁齊諸門內建塾凡七計田廩所入之息
 備修膏火有備乃慎擇塾師選子弟之秀者從遊其中立課
 定規隨時省察務在講求古人立教之意與夫嘉言善行收

其放心化其氣質毋徒事佔畢帖括以緣飾塞責庶幾小子有造進可備大學之選退亦不失為閭里之良由此而四郊遠邇聞風興起人知向學其於國家造士育才化民成俗之道不有補歟余願望深矣事在恒久而不已今日舉而行之他日踵而修之苟無廢墜厥效自彰用刻石以告來者若捐助之紳士經理之姓名銀田塾舍之數田租市廩每歲所入咸勒碑陰俾後有考

社學

共社學在清嘉坊東雍熙寺橋西明洪武八年詔府州縣每五十家設社學一本府城市鄉村共建七百三十七所歲久漸廢正統十二年知府朱勝乃總建一所名為共社學中日正學堂東西各齋舍六間左立朱文公祠外立升俊育英二坊選民間俊秀子弟教之成化二年提學御史陳選修嘉靖

末廢改為學道書院

明徐有貞共社學記言吏治於三代之下而能以教道為先務固君子之所為

也然知此鮮矣若吾郡太守朱侯其知先務者哉初侯之至也既行三學率儒官敦教事則又以謂古之學者必自小學而入大學蒙養既正而後進之以成德故其所至之大非後世之士所能及焉今鄉校不立小學教弛世業失序曠等以進安望其才之古若也乃行視郡城清嘉坊之東有地焉負陰面陽挾爽塏而臨高明卜之食諗之地主繆賢氏賢固善士亦樂以為學宮也遂獻之侯乃鳩工庀材審方定位中作講堂旁闢兩齋又相其左建祠以祀先師朱子而以鄉先生之應從祀者配焉繚以周垣鍵以重門廩庫庖湏無不飭具經始於正統丁卯之秋落成於戊辰之冬禮聘聞儒鄭鏐德輝陳寬孟賢以主師席選吳長二邑蒙士之秀者充弟子員而教之遇三學之士有闕員者則進其良以補焉侯於臨政之暇輒至學引師儒坐講堂進諸生親課之以故民間俊秀彬彬焉興於學有古鄒魯之風於乎侯於是可與漢之文翁唐之韓愈宋之范仲淹異世而同功矣侯名勝字仲高金華人也

普濟社學在普濟橋西明初蘇州衛奏建以教官軍子弟成

化二年提學御史陳選修兼育民間俊秀隆慶元年知府蔡國熙知縣魏體明重修

利濟社學在閭門南濠利濟寺左明成化二年提學御史陳

選建內有顧野王祠隆慶元年知府蔡國熙知縣魏體明修

崇禎三年知府史應選重修自為記

麗澤社學在城西麗澤坊崇正社學在華嚴寺東義慈社學

在閭門外義慈巷盤門社學在吳門橋下竝成化二年提學

御史陳選建隆慶元年知府蔡國熙知縣魏體明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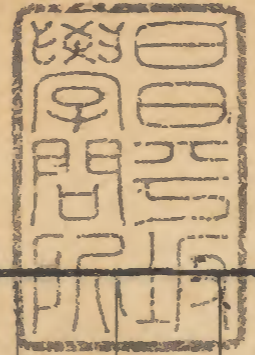
范氏義塾在天平山初文正公建義宅置義田以贍族又設

義學以教族人子弟後宅燬學亦廢元至元閒公裔孫邦瑞

士貴改建今所距三太師墓二里許元牟嶽范氏義塾記古者二十五家為閭閻左

右各設塾鄉先生為之師褒衣博帶晨坐閭門教其民之出入田畝者有教有養誠為良法自井田廢闕左發古制盪除漢以來或為講堂為精舍而養則未之聞也范文正公嘗建義宅置義田義莊以收其宗族又設義學以教教養咸備意最近古夷攷厥初宋時天下有四書院應天府書院為首先是郡人戚同文聚徒講授士不遠千里而至文正公亦依之以學同文為人質直尚信義宗族貧乏則賙給之喪則賑卹之不積財不營居室或勉之輒曰人生以行義為貴安用是義之一字實與公意合暨公登第立朝為守為帥以至大用名位日盛祿賜日厚遂成義莊義學為其宗族者宅於斯學於斯所耕者義田所由者義路何適不宜嘉遺後人可謂篤至繼繼承承亦惟成規是守粵乙亥兵戈俶擾未遑茲事至元丁丑主祭邦瑞提管士貴共議興學卜地於吳縣三讓里距祖塋二里所涓日庀工為屋三十楹祀文正公於其中會講之堂扁曰清白東齋曰知本西齋曰敬身外闢室為教諭偃息之處庖湍廩廡蔬茹之圃咸在外為周垣扁其大門曰義學清溪松竹之間昉聞弦誦聲是役也義莊掌計之勞為多提管又擲節助濟浮用增田山僅百畝備師資束修之禮

子弟筆札之費一有以勸太德戊戌朝旨以義莊義學有補世教申飭攸司禁治煩擾常加優卹無復干吾藩者可肆志於學矣至大戊申提管馳書來雪俾為之記昔錢公輔嘗記義田巖也何敢與斯文竊聞文正公早歲就學應天時夜以繼旦冬月億甚以水沃面食糜度日人不堪其憂其苦心勞形者如此博通六經尤長於易學者從之叩質樂與往復無微弗究其難疑答問者又如此用力何啻十倍今人耶咨爾來學書爾佩衿盍亦追思先志俛焉孜孜毋以寒暑而為作輟庶幾他日業精行成式克有立得名為儒以應選用以副二范君惓惓興學之意其年七月旦日



蘇州府志卷第十六 終

文化乙丑

